

唐宋元諸公文集

十二

共二十四



張文潛集

			漢書門
		三七五	
	一四二	四	
二四	架	函	號
冊			類

庫文閣內			
三六		三七五	漢
函		二	書
架	冊	四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754
冊數	24 ( 12 )
函號	360 5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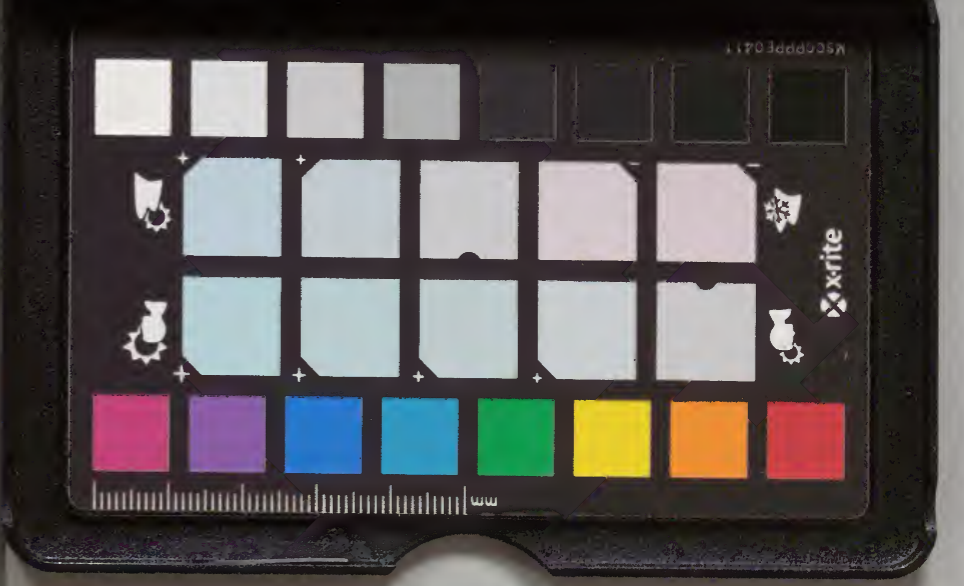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張宛丘

淺草文庫

張耒字文潛淮陰人弱冠第進士歷起居舍人紹聖初請郡知潤  
 州坐黨籍徙宣州謫監黃州酒稅徙復州徽宗立召為太常少卿  
 甫數月復出知潁州崇寧初復坐黨籍落職初耒在潁聞蘇  
 軾計為舉哀行服言者以為言遂貶房州別駕安置于黃五年得  
 自便居陳州作詩晚歲亦務平淡效白居易體而樂府效張籍晚  
 監南嶽廟主營崇福宮卒年六十一



張文潛文集選目次

吳郡葛 竊端調甫  
葛 鼎竑調甫  
評輯 弟葛 鼎安調甫同是

集序

關

論

法上

論法下

治原論

憫刑論



孫子兵法

取相論

將論

敦俗論

用大論

禮論

晉論

唐論

文帝論

景帝論

商君論

吳起論

平勃論

策

至誠篇

遠慮篇

慎微篇

擇將篇上

擇將篇下

審戰篇

力政篇

孫子兵法

目次

二



詩傳

臣工傳

桑柔傳

雲漢傳

崧高傳

江漢傳

常武傳

答閔周

附

書

答李推官書

上孫端明書

授知己書

上文潞公獻所著詩書

上邵提舉書

再上邵提舉書

代高杞上彭器資書

上曾子固龍圖書

上唐運判書

答李文叔為兄立謚簡

記

長安集

目次五

五



漢世祖光武皇帝廟記

冀州州學記

二宋二連君祠堂記

司馬溫公祠堂記

伐木記

雙槐堂記

序

送秦少章赴臨安簿序

祕丞章蒙明發集序

送秦觀徙蘇杭州為學序

賀方回樂府序

李德載字序

雜著

書五代郭崇韜卷後

書宋齊丘化書

書韓退之傳後

書唐吐蕃傳後

藥戒

題賈長卿讀高彥休續白樂天事

說化



文帝議

敢言

張文潛文集目 畢

張文潛文集

○○○論法上

張 耒

古之善為天下者。不患法不立。而患不能為法。不患法不足。而患法密。而不勝舉。然則天下之治亂。不繫法之存亡歟。夫亦有推本而後知其至也。夫法之所生。不生於無事。事起而不可理。則法從而經之。事日益多。法日益周。事日益新。政日益工。並起而相制。則不勝者。受其患。故法不勝事。則天下之亂。紛然而起。故治天下者。非無法之尚也。為其無事之可貴也。非法備之可削也。為其事變之可慮也。昔者三代之治。不若堯舜。商周之治。不如夏后。孔子曰。後世有作者。虞帝不可及也。又曰。虞夏之道。寡怨於民。商周之道。不勝其弊。夫舜之禮。比於夏后之時。則畧



矣。商周之禮。比於夏后之時。則備矣。夫四代之治。豈禮不具之罪哉。制度日多。淳粹日衰矣。天下之勢。譬如人之身。夫世之人。有不畏寒暑。不治藥石。恣口之所食。肆體之所安。夫如是者。問其年必壯者也。深居與處。愛養備至。藥石百物。毒烈備進。而炎艾鍼砭。徧嘗而無遺。問其年則必老者也。夫虞夏之道。壯者也。其不治。可為也。其不足。可補也。壯者之疾。易治也。其不足。可補也。壯者之疾。易治也。商周之道。老者也。其不治。難為也。以其嘗治之。而不信故也。其不足。難補也。以其嘗補之。而不滿故也。以彼之疾。方來。而吾之行。已窮。彼之變。未休。而待之道。已盡。如是。則效。總之矣。嗚呼。天下之不願取辨於法也。如此。而世之君子。因事制變。而尤法之不足。豈不悲哉。夫法度之弊。起於德不足。而求勝其民。而敗於啟民之邪心。而多怨。夏之總。舜也。豈不知舜之為不可及也。商周之總。夏也。豈不知其弊之將不勝也。然而明見其弊。而不為已。何也。豈其世變日繁。而德有所不足。故耶。德不足以還民之初。燕視其亂。而莫之禁。則將以智加之。故曰。法起於德不足。而求勝其民。夫上以智勝。其下則下亦以智勝。其上不絡馬首。則毀衛竊。變之馬。終身而不知。不立門牆。則穿窬竊發之盜。終身而不為法。之於民。常制其一。而開其一。制之者。易見。而開之者。難防。上下以智相勝。而姦邪。詭偽。不可勝究。故天下之人。始忘其歡欣戴君之心。而有怨怒忌之難。故曰。敗於啟民之邪心。而多怨。嗚呼。夏之後。為商。商之後。為周。三代之治。未甚相變也。其治亂之迹。未甚相遠也。周亡而為秦。天下大亂。先王之治。掃滅而無

此意四語竟可刪  
莊生唾餘又何足觀况篇中原不認然  
論法上二



餘治世之迹。卒不能復先王之絲毫。而三代之俗。遂以不見於後世。何也。夫法未極。則俗之變未足。夏商之法。嘗若極矣。然民未大厭也。民有未厭之心。則其淳氣美質。猶有存者。周之法。詳矣。極矣。不可以復加。其俗之變已窮。而民之姦心邪態。靡不畢出。其智備其質盡。其惡甚。其美殫。故周之亡。而不可復為矣。此聖人所以深悲之。而曰周人之末。瀆神而貴爵。刑罰窮矣。此後所以必為秦也歟。

文章議識深入刻至。有伐虜見髓之能者。雖學術備駁。出入刑名法術之內。然精理疇能廢之。韓非見稱於諸葛武侯。蓋以是也。葛端調

論法下

張耒

古之有天下者。必得於紛爭敗亂之後。夫人之情。出於亂亡之後。則其情苦而思安。夫惟其情苦而思安。故其事簡而易教。天下有易教之俗。則上無難立之法。故有國家者。其初下常綏靜而易治安。平之日久而民之侈心生。嗜慾之動無窮。而罪愈繁。故居其上者。乃始日夜補完其缺。貶而調伏其崛強。曲為之防。多為之制。法度繁興。刑政畢舉。文賅而質不足。名美而實不稱。大抵有國者。中世以後。天下之事常多。而國家之觀益美。生民之過日滋。而有司之文加備。而世之惑者。以謂能完上世之不足。而備前人之所未成。以為成功。而不知其不若使上世之質未散。而前大之樸常在也。天下之物。其勢相激。而後變生焉。名美者實



之所繇也。文備者偽之所自起。蓋嘗以漢之事考之。高祖取天下於秦。民出於百戰夷傷之餘。父子兄弟僅相係聚以安其生。故其氣帖然靜。慝而少事。而高祖文景得以畫一之法。羈縻而安輯之。歷數世而天下安妥。海內有大亂而豪傑不作。此民淳而法簡之效也。至於武宣天下之勢久習於無事。民意日縱。豪俠盜賊稍起於里閭。二帝乃脩明制度。收納天下之才。講政備物。以與天下戰於才智之中。才者奮而姦者隨之。強者勝而亂者因之。紛紛藉藉。以傳於不肖之子孫。而漢以大壞。此則事衆而法備之弊也。故天下之難治。不在於創始。鹵莽之初。而常在於積安大備之後。是故君子必觀其兆而審其宜。解其甚而不激其變。使其勢不為周人之已甚。而務使後世可以有加。嗚呼。其本果安在哉。

○治原論

張 耒

昔者堯舜三代之時。天子拱已優游於上。至於無為。不言而天下嚮風。百官有司。夙夜以治。職赴功。而天下之務無有不成。及其至也。至廣之於人。至幽之於神。山川草木之無情。天地陰陽之不測。皆能制其靜動。而導其和。時其消息。而治其變。不至者能格之。不順者能柔之。蓋非特辨目前。正人事。苟為治安而已。天地之功。而與有力焉。鬼神之造。而與有制焉。故堯舜三代之治。至於匹夫匹婦。皆有仁人君子之風者。非過論也。所至者然也。九官之治。莫不為萬世法。蓋嘗更數聖人而莫之或加矣。何則。彼之所建立者。極天下之理者也。嗚呼。自堯舜三代以來。更秦漢數千載。世之君子有意於治者。仰望先王之時。而俯視後世之莫



及也咨嗟嘆息以謂卒不可至者衆矣蓋亦不原其本甚矣天下之理在我者有所不脩而物無不可治立誠者有所不至而俗無不可善先王之時公卿大夫修身以格物而至精神以治職不過是二道而已嘗試言之君子之道至於言出而物應事舉而人諭者君子之末節而非其至也必也不言而物從祇事而人歡心正於內身脩於外天下化之而不知所以化者君子之盛也故曰所過者化所存者神夫人情之不可誣也言之有不應者矣論之有不動者矣去言屏事而天下治者何也吾身之脩故也吾身之所以能脩者何也吾誠之立故也吾誠之所不能立者何也吾性之盡故也能盡性則能立誠能立誠則能修身能修身而後能正物蓋正物以迹者功淺而有窮故聲不能使聾者聽色

不能使聾者視彼其所及者盡其迹之所至者耳迹之所不至雖近而不能感何則力治其外而無以鼓舞其內故也夫惟至誠積於心發於身其聲不待言其象不待視故其及物也得吾之所不期者焉譬之日月也日月之為光非期於辨是物也然日月無勞於上而天下之物苟有形者皆効其景於前枉直大小纖細必察而日月豈固與是物辨哉譬之江海也注涸潤澤者吾之事固若是而已其於生物未數數然凡在吾澤之所及者槁者滋瘠者充而江海豈固澤是物哉故日月不期於明而明之所及者不能逃江海不期於潤而澤之所被者不能外君子修身立誠於上則其道大而化之矣凡物之在吾化者亦莫能逃養者自遂枉者自正未嘗怒也而惡者悛未嘗喜也而善者勸悠然使萬物



莫不得其職而我初未嘗與物期也堯舜三代之治其能格物若此者何也修身之功也古之君子其治職也不恥有所不能而所能恥其不盡不恥有所不學而所學恥其不成王良之不能射不恥也車不正馬不順則恥之矣羿之不能馭羿不恥也射而不能中則耻之矣故先王之因任也因能以授之而人之受之也無喜心則我之所當處也無修慮何則終身繇之猶懼其不能何暇外慕哉且物之在天下者人無不可為也有形之於無形有情之於無情至大而至毫釐至顯而至鬼神其初皆物色其動一致其事一理然判而別之使不相為異而絕之使不相通者非其理然也世之淺術末智者不能盡其理之所通則其物已有所窒矣智之所窒者術之窮術窮於其智而天下無能事矣龍之

為物世之所神而不可見者也然其初泰而御之也何以異於馬牛使人神之而不可見也非龍為之也人之智不足以致之而自絕之也故曰人實不智非龍實智天下之事舉何以異是哉先王之官其能致物者皆如龍也後世仰望而不可得者皆如以龍為神而不可見者也故先王之臣不未多能而能極其能修其官治其事有毫釐之不知則且以為辱矣夜以思之朝以行之父以是傳之子子以是傳之孫索之而極其微鉤之而窮其深是以百官皆修其方而能致其物凡在天地之間吾之力無有不能為之者焉故善治者役物而不善治者役於物役物者物制於我蓋可憐可舒可翕可闢吾所欲致者物聽命焉役於物者聽命於物而我不能制故其緩也或急之其行也或止之惟物之所



為而已。故堯舜三代之官，所以能治職而後世莫及者，致精之功也。嗚呼！三代之政既亡，刑名刻薄而為秦，王霸雜揉而為漢。天下之士知學者鮮矣。雖或學焉，得其正者亦鮮矣。污其身而望人以直，何怪乎應者之不知其欲也。官設於上而人覲於下，不能其事而貪其名，職廢於朝而咎不及其身，敗其官而公冒其祿，何怪乎物之不順命而至也。故身不修，誠不充，則雖有善教而民不從。聾者之言，官商瞽者之言，白黑聽者笑之矣。何望其信之也。何則？彼言之者，非其任矣。人有樂進之心而殆其事，與殆其事而不任其恥，則是牛羊瘠而牧者無罪也。幾何其牛羊之不盡斃矣。身不修則妻妾違之，一國一邑之衆而望其不我違也，難矣。學奕而志鴻鵠，尚不足以之其偶，欲以成裂之誠而成天下之務。

也亦難矣。故秦漢不如三代也。失其本矣。故正學以修身，明恥以致精，而庶乎先王之治也。天下之本有大小，有本末，隆其大建其本，而使小者未者從之，而後學之道正矣。顏子之好學，學其本也。子游子夏之文學，學其末也。後世儒者，非不務修身也，惟其學者不知其本而趨其末，先其父而後其實，是以儒者接踵於上而無補於天下之治亂。楊、縮、唐之君子也，其望聖人也亦遠矣。然瑄至誠能儉而已，一致其誠於儉而為相之日，天下化之，宿將大臣為之悛革而不終日，縮之學未必皆知本也。獨於儉則有本矣。有本之效，至於如是之速，則天下之不吾聽，豈非士之修身者本末立欤。故格物在立本，立本在修身，修身在致誠，誠在盡性，盡性在正學。正學在乎隆本以抑末，然後教化以明之，勸深。



以厲之官師以蒞之而後所隆者人勸所沮者人畏此先王隆本抑末  
 之政也將明恥者有道無隆人之所重無卑人之所輕均天下之事於  
 一誠而榮其能辱其不能則士有恥矣人之所輕而卑之則人恥習之  
 矣人恥習之望其不能而知恥不可得也人之所重而隆之則事有輕  
 且賤者矣使人恥賤而羞卑者未不自此始也禹為相而夔為樂工  
 伯夷典禮而皋陶治囚論其所處則有貴賤精粗矣而舜之於數人者  
 未嘗有輕重之別也均為朝廷之事耳是數人者知恥其職之不修而  
 已不聞其有精粗貴賤之間其心也天下未嘗無奇才異能之士也惟  
 其心侈大而不肯自守於一隅治職者不恥職之不修執技者不羞技  
 之不工是天下之事卒以汙漫而無成蓋絲不能抑洪水而罪至於殛  
 起義和廢時亂日而刑至於征故罰不至則罪不彰罪不彰則耻不明  
 故嚴不職之刑者先王明恥之道也故正學明恥而先王之治其庶乎  
 可為矣

尚通曲暢有入微處 葛端調







方是時罪入於法之內則歸之法罪出於法之外則歸之權雖不如先王之盛時而天下猶未受其弊嗚呼奈何一歸之法而不任人也自秦漢以來治天下之具苟且滅裂務使天下為不可欺而待天下之吏以謂不可使少行其意也故一切任法而廢人予嘗悲夫後世任法之弊也蓋其弊非獨法不足以盡其情而其極乃至於變其情而合諸法益罪無必而易移法有限而難動故罪輕而法重也不幸無輕刑以處之則有入之重者矣罪重而刑輕不幸無重刑以當之則有出之輕者矣變罪而附法失情而合文不與情之不盡而慮法之不合蓋其間有所謂疑慮而正諸有司者十不過一二而已矣嗚呼任法以治天下而天下無正刑矣予嘗推其原而後悲夫天下之事未始不自夫賢不肖始

也先王之時天下之事簡肅而精修其人才皆足以過絕天下而上有聖哲之絕德故堯舜之際與夫三代之盛時至於鳥獸之無情陰陽之不可測而人之才智皆能為之故其後有恭龍御龍之官而四時之官皆能候天地之氣道其節而制其和繇是言之則人之所以精思極慮以治事赴功者何如哉自聖人之亡其後世比於先王之盛固已少減而天下之事日以繁亂詭偽生於其中而信厚之德薄人之賢者不及於先王之時而間之以不肖至於近古而任人之道蓋已大壞賢不肖混亂而不可知天下之事日已廢缺夫惟得人如先王之時故可以合法而不任而賢不肖之相半也故法與法並行後世非無賢也而要不可知故一歸之法推其原求其本則法之弊蓋出於人之弊也夫惟





能隆任人之術詳於擇人而後法可以少簡。姑無望其不為刑辟。人與法並行者。可以庶幾矣。

任法之弊。摠繇於人。千古確論。葛端調

○ ○ 馭相論

張 耒

天子能使天下之權在宰相。而進退宰相之權在天子。夫如是者。可謂知馭相矣。夫天子之所以必尊宰相者。非以私宰相也。而其勢乃所以自尊。今以天子之輔相。左右朝夕之所接。以取謀。而使天下之人有輕之之心。則天子之勢亦卑矣。夫人之情。涉江河而畏險。則終身不敢行。海何則。彼以謂江河為可畏。而况於海乎。彼且以謂宰相為不可慢。而况其君乎。嗚呼。又非特如此而已也。使天子之力。足以辨天下之事。則何所俟於相。以吾為不能獨治也。而後擇相。而委之。委人以事。而奪之。權猶為不任而已矣。故必使之可取。可舍。可賞。可罰。舍吾疑之之心。而使少行其意。而後彼得以自盡。夫如是。故不幸而有過。吾有以責之。夫



使宰相之勢無以異於群有司。必使之聽於我而後可。則彼有罪。吾將無以責之。而彼且有藉其口矣。故曰宰相不可以無權。夫與人。以權者。必使之。其利在我。以謂與爾。以權者。凡以為我也。斯可矣。使竊吾權。而據之。久而不還。以為己私利。則吾將折而受制。此天下之大患也。今天世之畜犬與鷹者。方其逐禽於野。則必解羈弛禁。縱之而不制。然至不順而害人。則吾必能制其命。夫能縱之而不足以收之。則幾何其不為患也。誠得天下之至賢。如伊尹周公霍光孔明之徒。不以天下易匹夫之命者。而任之。則何所復求。然天下之賢。不可以常得。而吾之任人。或以才而忘其汚。或以功而舍其素。未必皆天下之至賢也。夫使擅天下之權。於掌握之間。而吾無有以制之。而望其不為亂。其庸可得乎。

自古之待大臣者。天子為之。致恭盡禮。而至其有罪而不怒。有殺而無罰。夫惟能致禮。則宰相尊。而有罪不怒也。此所以為天子之權。缺故曰。必使進退之權在。天子夫曾孫司馬懿父子。初不過得竊天子之權。攻伐出處。放意恣行而已。而漢魏之主。惟其無有以制之。是故養其勢。固其身。而卒盜其位。若唐德宗。則疑宰相。而不任。懲奸臣之弊。而謂天下之人。舉不可信。乃一切自用其聰明。當時宰相奉行文書而已。故當是時。藩臣有輕朝廷之心。彼一人之聰明。而當天下之壘壘。則數見其所塞。而左右大臣。皆有苟且之志。而無出力死難之意。則宜其陵犯而無忌也。嗚呼。與人。以權。而我不能收。漢魏之主。是也。畏權之去我。而奪人之職者。唐德宗是也。是二君皆過矣。嗚呼。天下之事。不可以無術也。而



馭相為最難。或者不知其故。以為先王之時。一本於忠信。而無術。不亦  
繆乎。夫神之道。臣道也。而象為馬。吾未見馬之可以亡馭也。馭之以術。  
何害於忠信耶。

蘇公論諫。而取蘇張之舌。晦菴非之。此言先王馭相有術。而不一本  
於忠信。說之偏駁。正與蘇同。皆末世之論。而文字則環折周圓。可謂  
葛端調。

○ ○ 將論

天子之臣。自公卿大夫。雖或闕焉。而不足為急。其不可一日闕者。其為  
將乎。夫將之所以為急者。非以大任之有以過夫公卿大夫也。為其事  
之不常有。而人之能之者少也。今夫醫之為藥也。金石草木之珍。世之  
之所共有者。未必藏也。至於遠方之物。山海之奇產。與夫人力之不可  
以常得者。則必預蓄以待其用。今夫百姓之不安。而財用之不登。刑罰  
之不平。而禮義之不興。其為患大矣。然其為事也。天下之所習知。故其  
為術也。人人皆足以措手。足卒然求其人而易得也。講其術而易曉也。  
譬之於金石草木之珍。其所治者大矣。然人人之所知而有之。雖不素  
有無害也。或一旦之急。提百萬之卒。以與人戰。勝則生。敗則死。天下之

張 耒

將論

六



人無事則廢而不講。有事則避而不顧見者也。故其為事不常有於天。下幸則千萬人之間而有一人焉。學焉而知其術。用焉而見其利。故人之習之者少。非卒然可以朝求而夕得。苟取而驟用者。譬之有疾於此。而待遠方之奇藥。豈不殆哉。先王知其然。故雖隆仁義禮智以化天下之俗。消伏恃戾好爭之心。而常陰求天下之奇才。以待不測之患。蓋嘗寓其法於六鄉六遂之間。使卒乘車徒之制。素具而朝廷之公卿大夫外之諸侯之君。朝聘宴饗。從容歡欣之際。必陳弓矢以講射。而四時之隙。則命有司以講武。以天子之尊而馳騁於草野。親金鼓干戈之勞。以射取禽獸。蓋饗宴者人情之所樂。而弓矢者威武之事。四游者逸樂之事。而殺獸者征伐之容。蓋先王所以藏天下之所畏於人情從容之際。凡此者所以陰養天下豪傑之氣。使之一旦習知其術。安之而後用。也是故先王之於將也。非特能求之。而又能養以致之。至於後世秦漢以來。其慮天下之變。已不能如先王之時。而獨知求而用之而已。養之有術。以致其才。求之有方。而知其寔。此先王之法也。故其術無窮。養之無術。而知求之。愈於不求焉。可也。此於先王之時。則十已失其九矣。嗚呼。先王之法。後世既亡矣。安坐而不求。求之而非其道者。未見其可也。陰求奇才。以待不測之用。而寓其法鄉遂之內。示其意於宴饗田游之間。真窺見先王擇將習兵根本。葛端調。



〇〇〇 敵俗論

張 耒

所謂人主之利勢者。惟其能供天下之  
 所求而我無所求於人。故能奔走  
 天下。使其進退取舍。莫不在我。而天下  
 之人。雖欲去之。而不得。蓋惟  
 其能貴故。天下之賤者尊之。惟其能富  
 故。天下之貧者宗之。使之脫然  
 舍去。斯一者。則天下之人。誰肯以區區  
 之名。而服之哉。故富與貴者。人  
 君操之以用其下者也。雖然。天下之  
 利。惟富貴而後。可為。則先王之治  
 宜其隆。勢利重。權位使其民。惟富貴  
 之知。而見其已之尊嚴。然其率夫  
 下也。何其退約。廣遜。教其民。務為安  
 貧樂賤之事。而浼抑好爭。務利之  
 心者。何也。夫天下之人。不可使求為利  
 也。夫使天下之人。惟利之為求。則  
 大者篡。小者叛。惟其得之而浼已。嗚呼  
 使人皆欲得其上之所樂。則

敵俗論 一

廿



將日仇其上而奪之矣。如是則吾立於天下之上不亦甚殆哉。是故先  
 王○思○所○以○長○享○富○貴○之○利○求○其○安○而○無○亂○服○而○無○爭○是○故○為○是○庶○耻○泮  
 退○之○道○使○之○輕○祿○位○而○賤○權○勢○而○惟○仁○義○之○知○公○卿○之○爵○人○之○所○欲○也  
 然○三○遜○而○後○受○萬○鍾○之○祿○人○之○所○甚○貪○也○然○無○名○而○不○敢○當○嗚○呼○使○天  
 下○之○人○皆○仁○義○之○人○耶○則○吾○捐○國○而○與○之○有○不○受○者○矣○三○代○之○歷○年○後  
 世○莫○及○而○攷○其○教○化○風○俗○之○美○詩○書○之○所○載○後○世○亦○無○有○繼○之○者○然○其  
 効○可○知○也○予○嘗○悲○夫○自○聖○人○之○亡○後○世○之○治○天○下○者○不○明○乎○此○也○開○功  
 名○權○利○之○門○以○誘○天○下○而○使○其○民○汲○汲○然○惟○利○之○知○而○幸○其○區○區○之○功  
 利○尚○功○而○賤○德○貴○才○而○廢○道○將○勝○而○羞○退○進○位○而○卑○齒○故○天○下○皆○有○慕  
 然○樂○富○好○貴○之○心○而○不○安○其○分○反○顧○其○貧○賤○而○惡○之○而○日○思○其○所○以○去  
 之○之○術○夫○惟○人○惡○其○貧○賤○而○求○去○之○而○天○下○之○亂○始○起○矣○故○後○世○亦○所  
 謂○利○其○國○而○自○安○者○未○始○不○亡○其○國○而○自○危○也○昔○者○秦○之○俗○益○若○此○矣  
 方○其○疾○戰○不○顧○以○取○諸○侯○也○使○其○人○惟○攻○戰○爭○奪○之○為○求○故○秦○之○民○皆  
 忘○其○上○而○利○其○身○功○成○戰○克○而○後○天○下○之○人○移○其○膝○敵○之○志○為○讐○君○之  
 心○益○其○平○日○之○所○養○耳○月○之○所○習○有○以○使○之○而○無○足○怪○也○嗚○呼○功○利○之  
 不○可○啓○也○如○此○養○虎○之○肉○不○敢○全○而○生○委○之○懼○其○決○裂○以○動○其○怒○而○况  
 持○爭○具○以○授○之○與○夫○先○王○之○道○其○始○若○鈍○而○後○能○利○其○始○若○迂○而○效○鼯  
 切○益○老○子○曰○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夫○成○其○私○而○惟○私○之○求○則○天  
 下○去○矣○夫○惟○以○公○得○天○下○之○情○者○天○下○之○所○歸○也○天○下○之○所○歸○而○有○不  
 能○得○其○所○欲○者○乎○蓋○梁○惠○問○孟○子○以○利○而○孟○子○對○以○仁○義○其○說○以○為○上



交征利而國危。又曰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者。其意非以危國而其極至於國危。仁義者，若非所以自利也。而其效也。使人不敢遺而後之，則聖人之所以安其身者，豈匹夫匹婦之淺近歟。嗚呼。孟子可謂知利之實矣。

理勢在於目前而論之極其深美。文字之巧一至於此。寫端調。

○○○用大論

張 耒

能用大而後能治天下，而用大之術為最難。夫惟有所不治而後能用大矣。何則？治天下者莫若立法，有所不治而後法立矣。屢人之為屨也，非量國人之足而為之也。度其中而為之，夫一國之眾雖不能盡合於吾屨而中者居多。故雖不知國人之足而吾不失驚屨之利。必將人人而較之，則吾之為工不亦甚勞而長短大小之殊要之不可盡得嗚呼。使吾之為屨足以半國之人足矣。雖有所遺而何害吾之大利哉。通此說也。其知用大乎。夫立法以治天下者，而吾之法果足以盡天下之理。包羅籠絡，使天下之智巧不足以用其姦乎。吾知其不能也。夏后氏之為忠也，使禹不知後世之將野，則禹不智也。知而為之，是禹以無知之



何也。商之質。周之文。亦猶是也。夫以聖人之智。猶有所屈於事物之變。則立法以求盡天下之理。吾知聖人有所不能。故立法於此。足以通天。下之情。至於聰明之不及。慮之所難測。出於人情之外者。吾有所不治也。而吾之法立矣。且吾之法。果何為而起歟。無乃出於天下之大情。萬物之常理耶。嗜膾炙者。百人而惡之者。一人膾炙之美。未害也。使吾法足以當國人之十九。則吾之利多矣。其所不及焉。吾可以無卹矣。非不欲卹也。勢不可也。嗚呼。自堯舜三代以來。更數聖人。其講天下之法。亦詳矣。然後世可考者。如井田封建車徒之制。亦不過設為大法而已。世之惑者。徒見其為法之略。以謂不可以施於事。而不知聖人示之大法。不以臆度之區區。而預盡天下之委曲。苟有不合。亦付之而已。絲之不齊。無害其為裘。一粒之不精。無害其為食。故曰有所不治而立法立矣。傳曰。小有所治者。大有所失。近有所遺者。遠有所包。此達於治體之論也。或曰。量國人之足。而為優。不畏勞者能之。盡天下之情。以立法。不厭詳者能之。吾未見其不可也。應之曰。非勞與詳之避也。國人之足。可以盡量。天下之情。可以盡得。雖費於終身之力。而為之。何憚焉。吾知決不可為也。吾不若從其逸。而擇夫為利者為之也。嗚呼。何至屑屑然語治天下之勞哉。知所以立法。而後知用大。知用大。而後能不出戶而天下無遺慮矣。

竟篇皆以虛勢曲喻行之。如晴絲裊空。奇趣百出。堯舜三代以來。一段略用正語實事點綴。便見大家文體。此論中之龍空靈敏妙者。葛



〇〇禮論 郊社 禘嘗

張 未

昔者孔子以謂知禘之說則其於天下也如指掌蓋嘗求其說以謂禘者祭之一名而遠豆之事則有司存而不能通之於治國蓋嘗思之以謂天下之所以不治者何也無乃起於貴賤之不明與親愛之不篤與器用之無制與衣服之無別與賢不肖之失敘與五者不制而其國欲治者未之有也今夫郊社之於上帝也宗廟之於先君也則夫向之尊卑親愛器用衣服賢不肖之敘蓋已並立而修飾矣上自王公大人而下達於里閭之際貴者親其事而行之於身賤者承其風而被之於政則治天下之能事畢矣此君子所以重禘之說而又以謂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則治國其如示諸掌者也夫百神之祀自郊立而達於七



祀均為禮也。而莫重於郊社。宗廟之際。自禘祫而達於時薦。均為祭也。而莫隆於禘嘗。故舉郊社禘嘗。則小者兼之矣。夫天子之於天。下其禮無所降矣。而於饗禘也。有君臣之義焉。故曰尊天而親地。夫宗廟之享。水陸之產。苟可薦者。莫不咸在。而為之宮室之美。車服之盛。而至於饗。帝則三獻。爛一獻。熟因地以為之。丘陶匏以象其性。玄酒以饗。大輅以載。大裘以服。此疑於略矣。此其說何也。夫郊之享。帝臣之於君。非禮不敢見。故時至然後會。非法不敢貢也。故合禮然後獻。俯仰進退於朝廷之間者。莫非禮也。故尊而不敢褻。簡而不敢瀆。此享帝之所以疑於略歟。宗廟之祭。則子之於父也。孫之於祖也。夫事親之道。其見也無時。其獻也無節。志於和而無事於簡。主於悅而不嫌于瀆。此宗廟之祭。所以雖降於上帝。反疑於重。與蓋尊尊之道。以簡而親。親之禮。以豐。故享帝於郊。而貴賤之位別矣。雖然。別貴賤者。非獨如此而已也。宗廟之中。以爵為位。而宗人授事。以官尸之餘。君與卿。餼之卿之餘。大夫餼之大夫之餘。士餼之。而後焯胞翟鬮。無不霑澤。夫餼祭之末也。而尊卑之別。如此貴賤之所以別也。夫進遠之禮。至於七廟。而祭祀之典。行於四時。以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割牲賤事也。行之於君。執盞末役也。而從之於夫人。冕而總干。率其羣臣。以樂皇尸。而不嫌於卑。蓋其始也。齋戒。謹潔。而庶幾見其聲音笑語之容。而其祭之也。與尸酌酢。而求象其平日飲食之事。此親愛之所臻。篤也。事帝之器。不陳於廟。事死之禮。不行於郊。尊之用犧象也。罍之用山也。鬱尊之用黃目也。灌之用玉瓚。大圭也。



薦之用玉豆也。歌者在上。舞者在下。先代之樂陳於庭。而四夷之樂陳於門。此器用之別也。大裘以祀上帝。龍裘以祀宗廟。玄端以朝。日皮弁以視朝。自天子至於士。一衣之不修。不敢用於祭。一器之不法。不敢行於廟。此衣服之別也。古者天子將祭。則必射以擇士。其容體中於禮。其節中於樂。而中多者。乃得與於祭。而否者不與焉。夫射者。君子之所以觀德也。夫德無形也。必有待以見於外。射者。君子之所以見其德者也。故射中多之。與於祭也。非射也。所以辨德也。此賢不肖之別也。貴賤明。親愛厚。器用設。衣服脩。賢不肖別。而國不治者。未之有也。道載於禮。而禮載於器。不知禮。不足與言道。不知器。不足與言禮。考禮者。自器而辨道者。先禮。明乎器。達乎禮。通乎道。而不通乎治。國者。吾未之聞也。故古之君。佩玉束帶。趨翔旋揖於宗廟之中。而盡天下之能事者。如此而已矣。

華縹整練。似東京初盛之文。葛端詞







鄉尊之能服天下則天下尊之是故君臣之分遂立而不可變夫民之於君乃其自立以自治也夫惟其仰之以自治是故順命受教俯首聽從而無足怪自是而推之至於一鄉一邑亦猶是也余嘗悲夫晉之事也自三代以來其國之多故者莫如晉外有夷狄之強內有大臣之變底絕荒亂有不忍觀者然後裂為東晉而晉亦微矣然猶相與維持至十餘世力盡勢窮陵逢首端而劉裕乃得之自劉元海以來天下分為十六國若符堅石勒之徒皆有過人之才關地數千里據有甲兵士民之衆又有忠勤効死之臣其所建立亦有足觀者然皆不過一再傳而遂亡方其興也宜若可以久安至其一敗遂滅不振蓋嘗觀符堅之敗於壽春此其力猶足以善其後然提其餘衆困窮而無所歸蓋嘗之至

於君臣之分而後世近得其說夫晉之有天下積久而天下之所服也夫惟人安於所服故天下遂守其君臣之分而不敢犯人人惟恐其失之是以播遷流徙甚弱而難滅忠臣義士力以救其敗若符石之徒雖其甚強有力然天下之情不愛其德而惡其亂不幸不能制而後使得倔強於須臾幸其敗也則起而共亡之矣或以謂君臣之分其始出於相制苟為君臣焉斯有分矣晉與夷狄何擇也夫天下之情固有所習也習而安者衆之所歸也嬰兒愛其乳之者隣人之母乳之則不愛也均為乳也而愛惡存焉習與不習故也然則晉之初天下固習乎魏也而晉之不亡何也夫晉之不亡是幸而不至於敗而遂成其業者也十六國之顛沛此敗於分之不正者也夫好博者不皆貧也然謂博可為





而不貧則不可。其言固天下之理也。  
筆力雖不甚高老。奏舒得自如。葛端湖

○唐論

張未

昔者天下之事。常患於不得已而為之。夫事至於不得已而為者。非其  
心之所樂。而勢有所迫故也。勉強而為之。既立而不可變。則將拱手而  
待患。是故古之聖人。其深謀遠見。所以憂慮天下之故者。莫不備具。先  
為之防。曲為之備。使天下不幸有不測之變。而吾常從容制之。而不亂。  
無鹵莽苟且之計。以為後世之患。嗚呼。此先王之制。後世之所以不可  
及歟。切嘗譬之。世之淺人。有居於河瀕。而幸水之不至也。則安然而不  
為之備。一旦水至。則徬徨四顧。莫之所為。於是毀室徙薪。而塞之。而後  
免於沒溺之患。然。是人也能解目前之患。而退有夫所之憂。既已溺於  
水。而後將復之。則薪與木者。既已溺於水。而不可動矣。彼其初豈不愛



室與薪哉。勢有所迫故也。故天下之勢亦何以異於此。聖人者惟先見其害而豫為之備而已。然豈有他術哉。是亦築防以憂溺。貯水以救焚者之智也。昔者節度之制起於景雲開元之間。然其所治者不過於邊方控制之邦而已。天寶之亂。安史橫行於中原。而莫之禁。天子之兵弱而不能制。則其勢不得不倚節度之兵。而節度既已有功。則雖欲變之而不可。大抵至德之後。天下之兵無慮數百萬。皆屬於節度之府。是以天下之兵仰食於度。支賞罰於天子。而權歸於將軍。天子養之於上。而將軍實收其歡心。故驅之以不義之名。寘之於可畏之地。則俯首盡力。而不敢辭。及天下既平。前日之亂已去。而節度之患固已不勝其深矣。嗚呼。天下之情不可使苟有所安也。使安於義耶。則吾固無求乎其他。使其不義而安之。則吾將欲改而不可得。彼天下之兵其勢既已如此。則人人有當然之心。雖欲改之。其道無繇。蓋肅宗之時。大盜既平。而天子之威不足以大屈於天下。則其所不能變。節度之弊。宣無足怪。然以憲宗之英明。鋤蕩剗革。而卒亦不能一之。嗚呼。勢之所習。不亦甚固哉。蓋嘗以謂唐之末年。其君非有可亡之實。蓋夫文武宣之三君。其才可與有為。而一時之臣又非皆不可用。而其紀綱法度。不須更而壞。蓋其大勢已去。雖有絕巧無所施之矣。故唐之患不起於僖昭之間。而起於天寶之際。節度之強不起於河北之繼。罷而起於節度之有功。嗚呼。使天寶之際不為是苟且急迫之制。則僖昭之患何自而起。而後吾初不倚節度之功。則河北之區區雖欲傳聲。其可得哉。



確中葛端調

○○○文帝論

張耒

昔者絳侯既平呂氏親握國璽授之孝文當是時劉氏之後惟大臣所  
 立文帝為諸王特以其賢而取之其初未可以必得也絳侯以天下與  
 所不可必得之人恩德至厚也文德之報絳侯者宜如何哉過理之雖分國以  
 王之天下未以為過也然內難既定君臣之分既明爵賞祿賜所以慰  
 答昔日之功者未聞有卓然過於常時何其不旋踵而逐去之速也予  
 嘗觀漢之大臣多殉少全武帝以來不啻如殺囚隸獨文帝時公卿被  
 誅者無幾人然則文帝之待大臣亦有恩矣當是時大臣之有恩者宜  
 無有過絳侯然匹夫一言罪辜未明廷尉折簡以召之如取孤囚受辱  
 困若僅免於死文帝非昏蔽無知之君何獨於勃少恩若是哉蓋堂

文帝論一

卅一



思其故而得其說。夫高祖之將有大功者。至文帝時。幾盡矣。非以還。則以疑死。彼皆心有所恃。矜其功能。日邀其上。不得所欲。則狼顧而更。絳侯吹簫之羈民也。用兵十餘年。習見天下之勢。喜事而尚武。其驍雄之習。豈能帖然無毫釐於心哉。以英雄之資。挾立君之威。臨視其上。無異於保母之提嬰孩。如是而能不驕者。伊尹周公之所難也。驕則縱。則亂。因以生。文帝豈無愛勅之心哉。視前日之誅元族滅者。皆恃功邀君驕。寒放縱之所致。而絳侯之迹。異於韓彭者。無幾耳。吾亦畏其有所恃而驕。驕而不已。則亂。亂而不誅。則廢法。從而誅之。則傷恩甚矣。嗚呼。理。至於此。曾不如抑遠。困辱使之慙然內顧。而無所恃。鋤去其驕慢之心。全其生。保其家。使其子孫長有國土之為愈也。然則文帝之恩。亦深矣。且能尊霍光者。莫如孝宣。委天下之政。與之。而不敢專。光死。又立其子。兄弟聯兵。女充後宮。賞賜寵錫。不以數計。天下翕然。以謂孝宣無負於霍氏矣。然光死。未幾。妻子為戮。以天下與人。而身死之後。弱子單孫之際。曾不得享天下之人聞之。誰不為霍光痛心者。嗚呼。使宣帝既正君臣之分。則遂攬天下之政。光既死。視子孫之賢愚。而授之官。與之位。而收其權。取其尤無良者。而屏遠之。霍氏雖欲為亂。不可得也。然則霍光無後者。非宣帝誰為之乎。天下之事。要其終。而後知君子之用心。絳侯無裒於身。則知文帝之所以裁之者。乃所以深報之也。霍光無後於漢。則知宣帝之所以寵之者。乃所以深害之也。語曰。嬰兒常病傷於飽也。貴臣常禍傷於寵也。然則文宣之報功。其得失具可考也。



以文宣參看。遂得其深微處。文之順敘陡發。體格復絕。葛端調。

○ 景帝論

張 系

景帝稱實嬰沾沾自喜。多易不足以任宰相持重。乃相衛綰。夫自喜多易。固不足以持重。是也。而求持重者。必如衛綰。則已甚矣。古之知人者。不觀其形。而察其情。得其妙。而遺其似。夫天下之善惡。其似者固未必是。而其真者。或不可以形求也。綰車戲之賤士也。其椎魯庸鈍。偶似夫敦厚長者之形耳。夫敦厚之士。其用之也。必有蒙其利者矣。豈謂其無是非。可否。如偶人而已哉。苟以是為長者。而用之。則世之可以持重者。多矣。夫惡馬之奔蹏也。求其無奔蹏可也。得偶馬而愛之。可乎。景帝之相綰也。是愛偶馬之類也。帝之惡周亞夫也。曰此鞅鞅。非少主臣也。卒殺之。夫天下之情。其未見於利害之際者。舉不可知。而要之易劫。以



者易動以利。不輕許人之私者。不輕行其私。亞夫之不納文帝於細柳。與夫不肯侯王信。可謂不可以勢劫而無私意矣。伏節死義。與夫見利而心不動。非輕勢而滅私者。莫能可以相少。主共危難者。意非亞夫不可。而帝乃反之。是徒以其剛勁不苟。其形若難制而嫚上者。故殺之而不疑。嗚呼。景帝者。求人於形似而失之者也。昔者高祖求傅如意者。而不可得。一周昌能強項而折。而高祖遂以趙委之。夫昌之不能脫如意於死。其勢蓋有所迫。而所以任昌者。固相危弱之道也。嗚呼。周昌以此見取。而亞夫乃用。是不免則景帝之與高祖。其觀人亦異矣。

論殺亞夫一段。尤見景帝之誤。葛端調

○商君論

張耒

昔者商君之治秦。貴利尚功。明賞罰。信號令。使其日夜趨於功利之域。而無閒暇樂生之心。勇於公戰。怯於私鬪。蓋此所以養生者。非從事於公不可得也。不過十年。而秦遂以強。後世因之以有天下。蓋始皇之亡。自商君啓之。而世之議者。以謂秦以商君而興。而不知商君之術。是秦之所繇亡也。今夫世之善養生者。和其血氣。平其心志。安養而徐用之。導引屈伸。以宣其滯。而導其和。故藥石食飲。平易而舒緩。惟其然。故其效也。得其所欲。而無後害。有賤丈夫焉。不知其為如此。不能忍歲月之勤。而急其効於耳目之前。於是服毒石。餌惡艸。以激之。方其効也。剗杜。勇力倍於平時。然不過數年。之後。草石之力已盡。而遺毒餘孽。潰裂。



出故癰疽壞決之變。一日皆作而不可制。至於是不死者未之有也。嗚呼。用民之道亦何以異於此。昔者三代之聖人也。其得天心也不為旦夕之謀。揉伏其民而和輯其國。一出於愷悌忠厚之政。使其民無勉強不得已之心。故其功成事立而民莫有厭之之意。是以享國長久而無後憂。彼商君以謂仁人之術。非所以速功。朝有所為而夕望其利。日夜峻治其刑罰。以驅迫其民。斬艾懲創。以齋肅其怠惰之氣。汲汲然常若不可以終日。故方其效也。所求者得。所敵者破。徭役使令莫不如意。然至於後世。天下已定。而吾之所欲已得。而後前日憤毒之志。乃始大發。而不可制。故更二世而秦亡。原其所以取怨於下者。豈一日之積歟。嗚呼。商君實首之也。夫民之力。人之血氣。一也可以徐治。而不可以求。

近功。夫欲求近功。則必出於深刑痛罰。毒石惡草。夫四者用而充。亡之。禍可立而待。故曰商君之術。是亡國之術也。

平格正旨大雅之作葛端調



○ 吳起論

張 未

吾讀吳起傳觀與田文論功費三問文不得一然則起之才豈淺淺者耶及田文為之言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當是時屬之子乎屬之我乎起曰屬之子矣吾嘗疑起才何獨短於此而不敢與文較及觀起之相楚方悼王之死未幾而楚之宗室大臣起而殺吳起方是時悼王死起相新君可謂主少國疑矣起也於是乎不免然則起之才是誠短乎此則其始無以抗田文之言蓋無是怪而田文之於知人也亦明矣然則田文之知起之不足以處此者何說也蓋起之為人也明厲而不達於變從事於法而不知權是二者蓋相疑國輔少主親未附而安不信者之所深忌也昔者鄭國有難而子孔當國乃為載書以序位

張文選文集

吳起論一

共



政辟而子產請焚之夫子孔之為載書敘羣臣而使之聽政豈有所  
可哉而子產請焚而鄭國果定何也蓋誠未加於物則吾之所為衆之  
所疑故急之則亂繩之則怨方是時法有所不行是非有所不較徒知  
吾法之不欺而不殞物之情此取禍之道也故曰衆怒難犯專欲難成  
蓋當新造之國與夫衆情反側之際者不可以求定乎法而孔必於理  
之是非而其權乃在夫人情可否之際此子產所以焚之而國定也史  
稱吳起治楚明法審令捐不急之官廢公族疎遠者夫起當新難之國  
輔未壯之主而馭不附之大臣與不信之百姓而其所以行苟若是而不  
知變是其死也不亦宜乎嗚呼智士因變聖人乘時一龍一蛇與化推  
移庸得而制之哉吾悲吳起之志故論其說云○筆力甚道葛端調

○○○平勃論

張耒

余嘗怪昔者高祖之時其將相大臣皆天下豪傑之才其謨謀勇力皆  
足以過絕天下以戰而無不勝以計而無不中以項籍之勢卒敗於此  
數公者然及天下既平呂后惠帝之際彼呂后者乃一婦人提祿產之  
庸人而王之放肆縱弛無所不至此其間非不可窺而其智謀非有浚  
遠可畏而不測者以夫陳平周勃之才而馭呂后祿產之庸人此無以  
異於取諸懷中而殺之然是二人者懾怯畏縮而不敢發乃更先為自  
安之計以固呂后危疑之心終呂氏之世而不動及呂后既死是二人  
者其取祿產何其多憂自重而不敢易也蓋如史之所載以謂陳丞相  
使人劫酈寄說呂祿解趙王印之國而呂祿從之太尉以節入北軍



猶左右袒以觀三軍之心。既得北軍，又不敢誦言誅產也。灌嬰以數萬衆與齊王合，乃相與待呂后之變而後動。此三者，予未嘗不竊疑之。夫使呂后之棄比軍，無以異於過盜而使之棄兵也。則陳平之視祿也亦易矣。然猶委曲遷延，使其親戚劫之以利害之謀。周勃豈不知天下之與劉氏也，而猶區區為謀以觀其意，以灌嬰之才資數十萬之衆而傍徨於外，不敢先發。夫以呂氏之區區安坐而肆其所為，亦安能有所立而數公者反遲疑慎重待之，以天下之大事。夫何其勇於爭天下，謀項藉而快於此也。蓋嘗為之深思其故而後數公之志可見。考其所為之故，則夫天下之善謀者無以過也。何者，昔者高祖之與項籍角馳於中原，其初非有所預藉也。特徵幸於一戰之間，此其所為不得不不出於果敢而勇決，棄死而不顧。何者，使其成功，則固得吾不可必之求，不幸而敗，則吾亦何所愛哉。彼高祖之得天下於百戰之中，固辱傷敗既老而僅得之，則吾愛其所得，豈與夫匹夫馳騁邀幸於一戰之際者同日而語也。故其遇諸呂之禍也，以謂吾輕發而遂勝耶，則吾固何求。使萬有一不勝，則其所止無乃甚可惜哉。曷若遲之而求無失也。是故不憚歲月之勤而深慮夫一失之可愛。此其所以遷延委曲，待其弊而後發歟。夫千金之賈，見日而行，未夕而止，一日之力，有所不盡，是何也。彼力非不能遠也，惴惴乎畏失其所愛也。夫山林之盜出入於險阻之間，晨夜而不顧，彼以謂有所獲者，固我之所幸，不幸而敗於吾，何失哉。此平勃之智也。夫操天下之重利者，不可為匹夫輕死之謀。匹夫之謀是不

平勃論二

六



已之計也。

汲心微理。筆陣龍奇。葛端詞。

○○至誠篇

張 耒

昔先王之為天下。非徒為政刑以齊天下之民。苟為無事而已也。必有禮樂以成之。禮行而天下無違俗。樂作而萬物無邪心。無違俗。故恭遜孝弟。行於匹夫匹婦之愚。無邪心。故蕃阜和樂。至於以蟲草木之細。至於如此。而後天下大治。純被而無有可間矣。先王之為是禮樂者。豈與後世異哉。其存乎刑名。見乎度數者。典之有司。著之文字。雖歷千百年。可考也。舜之大韶。周之哀猶能奏也。三代之車服。宿儒老師能說也。後世之君。曷嘗不舉先王之禮樂以施之。宗廟朝廷哉。然而先王用之。而能治。竊意於迹。迹脩而意行。不教於物。物陳而教運。後世之君。能用之。而不能化。能舉之。而不能治。迹修矣。而人不化。其意物陳矣。而下不洽。

至誠篇一



其教是何也。誠與不誠異也。先王之為禮樂，豈以為備故事，脩文物而已哉。其心之於禮樂，既已誠之矣。操至誠無間之心於內，則其動於外也。心之所存，必能發之於器。器之所示，必能致之於物。故人望其齋莊，恭肅之容，而無慢心。聞其和豫雅正之音，而無和氣。夫豈恃容與聲之所能為哉。其誠之所動物，雖欲不感，不可得也。故物之於誠，不能逃也。立誠於此，物遭而不化者，非物之罪也。是其中必有不足者矣。物之出於誠，猶冰雪之於火，火至矣而冰雪不息者，非冰雪能拒之也。其炎有不足故也。故誠薄於此，而求物之應，不可得也。誠至而物欲不從，亦不可得也。宗廟之間，不恭而肅。墟墓之間，不哭而哀。堯舜之政，不令而從。以夫在此者不欺，故也。後世之為禮樂者，其心之於禮樂，既以判然為而矣。舉是物曰此為禮也，奏是音曰此為樂也。心之所存，不在器也。其所作，非其誠。故禮樂之動也，如偶人焉。有其形而無其神，如象龍馬。有其似而無其威。夫禮之為容，樂之為聲，譬之人則其形，譬之龍則其象也。至誠以立之者，先王所以為其神與威也。夫人不畏人之形，而畏人之神，不畏龍之象，而畏龍之威。神足而畏威，加焉則何怪乎見者之變哉。內無至誠無間之心，而待備禮樂之聲容，何以異操偶人象龍以求人之畏之也。故三代之亡，歷數千百年，而禮樂之效，卒不如先王之時者，豈其刑名度數不足之罪哉。所以行之者，其誠與昔之人異矣。故曰：熊渠子夜行，見寢石，以為伏席，張弓而射之，滅矢飲羽，下視而知其為石也，却復射之，矢摧無跡，弓矢未改也。石猶是也，而一中一否者，所為

至誠篇二

四



射之心不同故也。而衰世之士，方且區區於綴緝先王之遺文，補完經師之故說，揜卷長息，而傷禮樂之不明。嗚呼！是亦愚矣。心誠恭，歎酌水而獻之，見者不敢慢矣。先王之禮，其在後世者，未少也。心誠正，擊柝絃而鼓之，聽者肅然矣。先王之樂，其在後世者，尚多也。故不恥之心而求之物，欲望禮樂如先王之時，何可得哉。昔者子思為中庸之說，以道孔子之意，始之於天命之謂性，而其本一言以盡之，曰誠而已。故曰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又曰：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而卒至參天地贊化育。夫君子為善，豈以謂人為善也。吾行之人，以為善也。吾去之，與其心之於善也。無有驅脅其之者，忽然自至矣。於惡也，吾去之，與其心之於善也。無有驅脅其之者，忽然自至矣。於無有畏而劫之者，判然不為矣。凡此者，吾心之於善誠好之，其於不善

誠惡之故也。心誠之而無際，則物無不可得而間，物不可得而間，則心一一心以格物，則物為之動，物為之動，則天地之遠，化育之微，鬼神之神，致異物，調寒燠，而感動植者，非高論也。至誠之說，曰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禮樂之本，蓋出諸此而已矣。禮樂一本於誠，自是正論，篇中言古今不相及處，即中庸政在方策人存則舉之意。葛端調

至誠篇三 四一



○ ○ 遠慮篇

張 耒

臣聞將享天下之大利者。其初必涉天下之危害。將受天下之至安者。其初必受天下之至勞。夫大利至安。豈可以苟且安坐無事而得之哉。是以聖人雖履危害而不畏。當至勞而不厭。堅忍強力。痛自策勵。必為而不輟。夫然後天下之大功立矣。昔者漢武帝承文景積安之餘。天下富實。倉廩有餘。人力盛強。於是大舉以伐匈奴。蓋深計窮追者二十餘年。通西域。闢朔方。驅良馬。勁卒。精兵。堅甲。北向而爭窮荒之地。費財傷民。甘心而不悔。大勝不滿其意。而小挫未嘗不復。夫武帝之心。豈其止於好大樂。夸而力犯天下之憂勞。樂驅其士民而殺傷之哉。蓋其心以謂匈奴之強。非四夷之敵。異日之患。或在於此。而吾之所遭。偶中國富

張文潛文集

遠慮篇一



強○盛○行○可○以○有○為○之○時○夫○將○權○萬○里○之○強○國○以○遺○後○世○安○樂○無○事○之○福○  
 宣○可○以○安○坐○拱○手○不○傷○一○民○不○費○一○矢○而○得○之○也○夫○使○異○日○之○所○積○僅○  
 足○以○償○今○日○之○費○異○日○之○安○全○僅○足○以○補○今○日○之○損○失○猶○將○為○之○而○况○  
 費○寸○而○得○尺○損○尺○而○得○尋○哉○蓋○自○武○帝○已○征○以○來○至○宣○帝○之○際○匈○奴○之○  
 勢○浸○以○消○弱○單○于○相○率○稽○首○來○朝○以○平○日○抗○禮○之○強○敵○而○北○面○跪○拜○樂○  
 為○臣○僕○而○不○敢○動○蓋○嘗○讀○西○漢○見○呼○韓○邪○單○于○始○朝○宣○帝○於○渭○上○未○嘗○  
 不○臨○卷○竊○嘆○武○帝○之○英○才○遠○略○過○絕○天○下○而○使○其○國○家○享○安○榮○之○福○而○  
 漢○之○強○敵○獨○在○匈○奴○單○于○入○朝○而○稱○臣○則○漢○之○威○德○奇○暢○遠○達○於○是○盡○  
 天○下○而○無○不○為○之○臣○矣○嗚○呼○亦○可○謂○盛○也○觀○今○之○所○獲○而○追○計○前○時○之○  
 事○費○損○失○者○才○幾○何○歟○故○無○勞○於○心○不○動○乎○身○則○百○姓○無○富○家○無○勤○於○  
 民○無○事○於○敵○天○下○無○強○國○嗚○呼○淺○夫○末○議○猶○以○武○帝○為○好○大○樂○夸○之○主○  
 傷○財○害○民○而○不○遵○文○景○之○恭○儉○其○亦○不○思○甚○矣○臣○雖○州○縣○之○小○臣○不○當○  
 妄○議○朝○廷○之○大○事○而○於○意○凜○凜○不○能○自○休○者○竊○以○謂○今○日○之○強○胡○與○漢○  
 之○匈○奴○其○何○以○異○耶○非○獨○其○強○盛○之○勢○僅○同○而○已○臣○則○以○謂○過○之○矣○何○  
 者○漢○之○匈○奴○其○盛○未○久○方○秦○之○亡○楚○漢○角○馳○於○中○原○內○患○起○而○外○禦○廢○  
 貪○救○目○前○而○無○暇○於○遠○略○是○以○匈○奴○休○養○生○息○得○成○其○強○至○武○帝○之○時○  
 其○盛○近○矣○且○方○是○時○匈○奴○之○所○安○匈○奴○之○俗○也○而○無○慕○於○中○國○今○日○之○  
 胡○虜○豈○特○積○歲○之○盛○哉○而○匈○奴○之○衰○蓋○嘗○陵○鑠○上○國○而○澶○淵○之○役○長○驅○  
 中○原○至○勞○萬○乘○之○重○與○之○親○為○之○結○好○通○使○然○而○今○北○胡○之○所○以○衣○冠○  
 居○處○官○名○郡○邑○大○括○皆○有○愛○樂○中○原○之○心○其○為○治○盛○極○矣○而○其○患○又○豈○



特如武帝時也。夫端然安居，熟視不動，而邊鄙之上，不肯輕犯者，非不欲也。提兵而戰，勝敗未可知。終年而戰，所獲能幾何？孰與安坐不失，而終年之獲，皆良金精幣，何啻百戰之積，以謂重賂而果得其歡心者，臣不知其說也。夫武帝之時，匈奴之患，止於侵邊境，殺吏民而已。今也空內府之藏，損中國之力，而不免於傷威重賂，結歡而未能保其無患，則其為患，比之武帝之時，加切矣。夫匈奴之盛，則加於武帝之時，而武帝之患，則未如今日之切。武帝猶憂勞勤苦，積累歲月，費財力而為之。則今日之計，尚安得深畏目前之勤，而欲以苟且無事處之，而望至安大利之獲也？夫先王於危害，非樂履之也。其於勞費，非甘受之也。其樂無事而願安佚，豈與人異情哉？特其審利計害，深得事勢，雖欲不為而不獲已故也。臣聞之太祖皇帝，常積繻於內庫，曰：吾將一繻購一胡人首，而天錫陛下以勇智神武，英特果斷，神明獨照於幾微之表，則是天之所付祖宗之，所異實在陛下，而臣觀此虜今日之勢，故為遠慮之說，伏惟陛下念之，其詳者臣未敢言焉。

見大之言，國家當太平全盛時，洵宜深以邊疆為念。  
葛端調



○ ○ 慎微篇

張 萊

臣嘗怪昔者先王之時學較偏於天下里閭田畝之民皆不鄙而教之  
 至於庠序之間有一不率教之小人亦國家之細事耳而先王至於元  
 日習射習鄉自左而移之右自右而遷之左移之郊移之遠而天子之  
 學有一人不率長者之教則以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視學其又不  
 遷善也天子親臨之教之備待之盡其不改猶是也則屏之遠方窮萊  
 之野其罰之至於終身不復齒於鄉里臣讀書至此未嘗不竊怪以天  
 下國家如此之廣學較庠序如此其衆受教之士如此其多有一人焉  
 不率教於其間其勢至於勞天子勅卿相則紛紛然日且不給而教  
 之不化不遷刑之反覆激發思必反之於善則近於柔懦而不決而不

長文齋文集

慎微篇一



率教之罰又至於流徙遠荒棄絕之地惡之至於終身又何其近於虐也待之則似太重教之則似過仁而罰之又似甚忍也於是深思其故而得先王之用心嗚呼古之人豈費心於無益而為之乎特其寓意深慮患微後之人未之思耳夫天下小之為不治大之為放亂禮義不行上下相窺至於不可勝言者其初誰為之也使天下之民皆有君子之風敦厚和柔俯首聽令愛君而孝親謹身而懼禍則天下之分雖懸萬世無繇壞矣夫惟其間有所謂桀傲不遜教之而不從令之而不懼亂衆敗羣毀慢其上者出焉一人而敗百人於是天下為之不治而有司之法有所不禁矣小人之情不知所禁則禍患之起何事無之故天下小之為不治大之為放亂者凡以不率教者為之夫當其悖傲不遜也示之以禮義暴之以恥辱臨之以重勢庶幾改乎則是吾國中得一善人而除一賊夫為國而得千金不如益一善人之為利也威加鄰國不如去一賊之為安也則先王待之似未過重教之似未過仁者至其確乎趨於惡不改判然與善人異域不可復用矣則他日害我者也明知其特為吾患而怒之何以異於明見陷穽而自赴也是故非投之屏之於視聽之外則其患不絕則先王罰之似未過忍也嗚呼先王之慮患憂禍至於此其深遠也故三代之衰者諸侯肆行則有之矣不聞匹夫肆行敢有所窺覷也其效可見矣伏惟陛下聰明聖智深見先王之心隆學較擇賢師以養天下之才肅政刑謹禁令以破天下之姦其術固審矣然臣之意獨以今天下郡縣里閭田畝小民之姦豪者尚當為



之制也。夫飲酒聚博而不已。必為穿窬。穿窬又不已。則習而為劫掠。一為劫掠。則屠牛發塚。盜販殺害。何所不為矣。故田間之間。游手無賴。酌酒飲聞者。異日之盜賊也。將除盜賊。抄掠之患。則必先去田間之惡民。故臣欲使今天下郡縣。凡以閭閻放縱而入。有司者既形。則禁錮之表。其門閭以恥辱之。異其衣服。以陰辨之。鄰里保伍。識其出入。容而不察者。必為之罰。不幸不入於有司。而長民者訪知其素。其待之也亦然。歲終。悉籍其名。上之於州。州設籍以記之。州之役卒。有關則擇其尤不善者。而補為兵。蒞之有司。藉之軍伍。則雖有不善。亦且不縱。又其所役不遠其鄉。則無志於逋逃。非惟禁之足以杜其奸。而威之亦且勸於善。數歲之後。田畝之間。無賴惡滑者。稍稍消去。則盜賊孰從而起乎。臣前任

西原壽安尉時。聞劾邑有盜發。至一夕。劫數家。公入市井。無敢誰何者。問盜之數。則繞數人耳。臣竊怪一市之人。其間豈無能行拒驅逐之者。何遽為是數盜之所困也。訪其故。則盜既入市。乃甘言以誘市人。取民家之財而散之。縱其奪取。於是市人無賴少年。相與間而為之勢。不須吏而紛。滿前舉皆盜也。則以數人之盜。至於一市之人。不敢與較者。繇此之故。夫與盜為聲勢。而奪掠人財。平日之心。皆盜也。是以旦夕之所願望者。特在此耳。其情不亦甚可惡哉。大抵捕逐者。以其素非盜賊。而劫掠之迹不明。遇之不敢殺。故臣欲乞盜發而市人為之。助方劫掠時。與吏相遇。聽得格殺。而嚴立市人助賊之禁。乞比過致資給之律。明詔有司。痛治而深刑之。庶幾以絕其後。蓋先王非不愛人也。至於罪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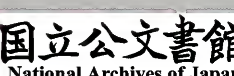
小人未嘗輒怒。故曰羣飲汝勿逸。盡執拘以歸於周。予其殺而無怒。大  
慙不孝不友。皆刑法無怒。夫豈特忍於此哉。勢有不得已故也。故臣敢  
以消凶民為慎微之說。

此真切實之策。近日巡方亦有體訪條例。但十得二三。何足以殺其  
勢而消亂萌耶。當事者其不拘額數。廣而盡之。則比於異日之征殺  
擒勦其難與易何如矣。葛端調

○擇將篇上

張表

將主於智而勇為下。智之必有勇。勇之不必智。智能使勇。勇者不能使  
智。立軍於此。則智者上而勇者下。蓋將軍拱手而不能射。末害也。戰士  
之箭不穿札。則斥之矣。用衆於此。則智者謀而勇者行。譬之人身。手足  
之為力者。搏擊於前。耳目為之觀聽者。夫何事於動作也。故曰將主於  
智而勇為下。今夫天下之將。其智足以觀成敗。審彼我。術足以役百萬  
人之衆。而無疑於胸中。則其遇敵之際。有不能報。而見我之利。有不能  
動者耶。夫疑畏不勇。見害而不能避。見利而不能赴者。必於利害不明  
故也。使其視利害如平日之白黑。則變至於前。有不能為之應者乎。天  
下固有氣凌三軍而才不足以治一邑。勇陷萬夫而術不足以守一壘。





故曰智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智。童子出令而不失。則豪奴悍僕趨於  
 堂下。鷓鴣之力。未必不能制人也。然人寔用之。未聞鷓鴣之能制人也。  
 故曰智者能使勇。勇者不能使智。所謂擇將者。非擇勇也。將以擇智也。  
 一鄉之人。銖銖而程其力。則必得一人焉。力足以雄一鄉。夫力足以雄  
 一鄉。則一鄉之勇人也。是故天下不患乎無勇。夫至於一鄉之中。求一  
 人焉。智足以師一鄉。使之順令。從教。畏而不敢議。則百鄉之中。未有一  
 人。蓋千室之邑。必有令。萬室之郡。必有守。天下固郡邑十數。而無一賢  
 守令者矣。有一人。而况乎付以百萬之眾。而臨仇怨之敵。決成敗。可否  
 於俄頃之勝否者。何啻求之百鄉之中。而未有一人。雖半天下。未必有  
 也。故智者常難得。如是。則勇者有所不必擇。而智者不可一日而不求。  
 雖然。天下之智將。非徒如是也。蓋知之至難。用之為尤難。何者。萬人之  
 眾。至多也。欲程其勇乎。合圍而攻。虎豹與乎前。熊羆勃乎左。袒裼徒搏。  
 大呼直前。而不畏者。必勇於黨者也。畏縮而不敢先。與夫隨眾而進退  
 者。其常材也。夫終日而攻。則萬夫勇怯。吾能數之矣。故勇者易知。夫般  
 倕之巧於剡室也。非巧於斧斤也。百匠斲木而成屋。般倕傷睨而杜口。  
 則誰知般倕之智過於百匠哉。使般倕雖為之言。然授之斧斤而不能  
 運遣之。斲削而不能工。則信般倕之為巧者。蓋百人未有一人也。故智  
 者常難知。昔辛武賢為漢宣帝畫伐先零之策。宣帝不終朝而從之。趙  
 充國智將也。為之陳屯田之計。謀已審矣。宣帝反復詰難。督使進取。非  
 充國之堅守不顧。則其說幾不行。其後充國之計已效。而武賢之計與



克國之策終兩用之。夫何其勃勃不忍棄於進取之武賢而龜勉不獲已於持重之克國也。蓋人君樂用勇將而不快於用智將。非獨人君於將為然也。凡人之情皆然。一家而有二子焉。一力農一為商。為商者冒山險涉江湖征利而不顧其身。不終年而獲千金。力農者終歲勤力安居不出。非大豐多收則終歲之入不足以為喜。故人之父母未有不快為商之千金。而以終歲常安之入為庸庸也。冒險而商者勇將也。勤力務農者智將也。故勇將常以樂用而不遺。智將常以不快而遭廢。雖然一日覆舟敗車而不能反。使家失壯子而忽喪其千金之積者。必行商者也。力耕而不廢。竭力而不兵。歷年而積之持久而得富焉者。亦常八九。故不計其後日之患。則不能勝其初用之喜。故用智將之為尤難。夫知人之以各得諸心而不能以自言。則夫將求知智者之心。是宜不可以言語達。而明者或逆得之於心。然大率臨事不亂。慮事不遺。治繁多而力有餘。更變故而術不窮者。必智也。夫無遺事固與鹵莽者異形。而無亂志固與狼狽者殊觀。力不足者自不能為有餘。而術易竭者豈可使不窮。則其迹又有較然必見於外而易別者。此亦觀智者之一道也。夫決萬全之生死。事之至危者也。謀人之國都。技之至難者也。事至危者非先有至安之地。則不可動。技至難者非先得至易之術。者不可行。二者非要以持久。則至安至易之道。不可以遽得。故人君於此必有堅忍不拔之心。小挫不足以敗。成計而小勝不足以易。至謀以吾從容勿迫之心。要於必成之地。者用智者之道也。

長文督文集

擇將篇上三

五



任智之道。要於持久。以幾萬全。則浮動淺躁。以幸小功者。不三語智矣。此論真有深識。葛端調

○ ○ 擇將篇下

張 耒

前之所論者。智將勇將之輕重矣。試更言智與勇之效。古之伐匈奴而能力戰。深入致死。不顧者。莫如衛青。霍去病。青凡七出。而去病凡六出。其為攻戰。不為不多。當其出也。必有所俘斬計。兩人之出。殺掠不知其幾何。則其為捕虜。不為不至。如史之所載。元狩四年。兩軍之討匈奴者。出塞之馬。十有四萬。比其返也。存者三萬而已。自是推之。則士卒之耗。鎧甲之凶。而貨財輕費。所以振贍三軍者。自始至終。幾不可計矣。則其為用財。不為不厚。夫攻戰如此之多。捕虜如此其衆。而用財如此之廣。則雖盡得匈奴之國。擊單于而獻之闕下。不足多怪。而一將之功。止於俘斬獲掠。而不能大有所經制。僅能築區區之朔方。降懼誅之渾邪。而

擇將為下

五二



已。愚嘗論漢匈奴之盛與唐之突厥。其初未甚相遠也。然賈頊之盛。嘗  
 一至晉陽。自是而後。侵盜邊境。殺掠吏民。則有之矣。不聞遂能涉中原。  
 近都邑。而驚近甸之民。而突厥之盛。自隋以來。侵盜邊境。殺掠吏民者。乃其  
 所常患。太宗之威強。與李靖李勣之智勇。而頊利長驅中原。至犯天子  
 都邑。蓋嘗一至渭橋。與太宗隔水而陣。則太宗突厥之初。以事考之。比  
 之武帝之匈奴。則又甚矣。而李靖三千騎出惡陽嶺。擣其不意。而破壞  
 其腹心。一戰而復定襄。即披其巢穴。卒以奇策。而擒頊利。當是時。俘獲  
 之衆尚千萬計。則頊利之勢。亦未至於甚弱。然遂復定襄常安之地。喻  
 陰山絕大漠。唐遂以無厥突之患。夫匈奴於漢未大甚也。何衛霍廢心  
 竭力之多。而武帝竭財歷時之久。而所得之效。至於斥地數郡。得一降  
 將。而李靖用力如此。其少。費財如此。之簡。而歷時如此。之速。又能大破  
 積強之厥突。至覆其國。而虜其君。嗚呼。何其所遇之敵。則同。而用力之  
 勞。佚與成功之巨。細異耶。蓋衛霍勇將也。知戰而已。不足於謀。李靖智  
 將也。謀與戰二者無所不可。知戰而已。則其用力固多。而不足於謀也。  
 所以數出而少功。謀與戰二者無所不可。則當其戰也。非苟勝而已。謀  
 定虜中。斬一夫。如得萬夫。破一陣。如陷十陣。擣其要害。中其危病。則用  
 力少。而為功多者。固無足怪。夫戰有時。動有機。因其時。敵不能支。乘其  
 機。敵不暇思。夫衛霍豈足與言時與機之動哉。直戰而已矣。彼其失時  
 與機。而猶能勝者。特出於其勇。使無勇。則敗之矣。靖之御突厥。大率再  
 戰而已。提兵再戰。而勝衛霍百戰之效者。果時與機。而不獨取辨於戰。



故也。而或者以謂衛霍尚匈奴之盛。而靖當突厥之饑。饑如武帝之沒入窮追。歷歲之久。其蹂踐焚蕩之所殘。孕重墮殞之所失。叛降離貳之所分。雨雪饑饉之所困。不可勝計。單于乃更思和親之利。則其國亦嘗衰矣。以謂所遇盛衰之不同者非也。夫青之度漠。蓋嘗對單于而不能得。蘇建失軍而不敢殺。而去病之降。渾邪至戮八千人。而常棄大軍。天幸不至。失夫伐不測之匈奴。而不遇其軍者。皆李靖之所深惜。而去病之脈。渾邪獨倚斬艾之威。蓋已危矣。至於不戮蘇建而棄大軍。此耳。靖之所矣。故愚以是知衛霍勇將而已。夫用勇將者。足以快意目前。然多費歷時。而少大功用。智將者。雖滯於伺待。然費輕省戰。而收奇效。則智勇之効可見矣。蓋宣帝之時。先零擾亂。而趙充國嘆曰。往者舉可先行。羗者吾舉辛武賢。而丞相御史乃用義渠安國。竟沮收羗。吾嘗謂耿中丞積粟三百萬斛。虜不敢動矣。今所積纔四十萬石而已。失此二策。故羗人敢為不順。所謂失之毫釐。差以千里。而辛武賢乃始區區於力征深入。以謂足以制敵。嗚呼。智將之收功者。常在於未兆之前。而勇將之成敗。乃在於勝負之後。則夫勇將之功。是智將之所遺。而智將之設施。勇將終身懸之而不悟也。彼衛霍者。勇將之尤者。而猶如此。況其下者乎。

引證明確。足以暢立言之意。葛端綸



○審戰篇

張 耒

臣嘗輕項梁教項籍以兵法籍略通其意不肯卒學而漢武欲教霍去  
 病曰以孫吳去病曰顧方略如何耳不至學古兵法其後籍與高祖角  
 馳於中原將諸侯之兵入關定秦遂霸天下而去病之方略雖不足稱  
 然將輕銳之卒入不測之虜轉鬪千里踰險阻涉荒絕而未嘗失此亦  
 必有以過人者而又嘗怪近世之士大夫其雄俊辨博好立武事而以  
 將帥自許者則嘗竊疑之以謂用兵者果無事於古人之緒餘而一切  
 務自已出也雖然天下之事豈有不學而自得者哉况夫兵者其術亦  
 多矣是豈可以私意妄作而徼勝也蓋思之至而後知其故古之善戰  
 者不必學非不學也不學其言而已若夫昔人之意則既得之矣故史



稱項籍曰略知其意又不肯學嗚矣者豈有知其美而不盡其美哉故不肯學者非不學也一得其意通之足矣後之言兵者傳昔人之言者宜昔人之言有窮而用兵之變無極不能泮然盡悟昔人之心而徒欲以有窮之言而待無極之變嗚呼不終日而言已窮矣奕人之教奕人也謀圖置勢以教不能非使學者之不少變也要以寓其巧於是使學者因是得吾巧耳故善學者充其巧而遺其迹乃欲操一定不移之勢而無顧於敵者之情則亦敗而已矣故以謂用兵而不學者不可與言兵而必膠於古人之迹者亦不足用兵居學與不學之間而通古人之意而悟其致巧之妙者天下之善戰者也嘗試論之戰之術多矣有事不可而時可者昔者高祖與項籍分天下而半居之陳平張良為之一言

卷甲逐楚不顧敗亡而滅籍於垓下夫千里而逐利又犯強敵兵之所甚忌也而高祖不顧者何也項籍有可亡之時而所犯之忌不足以害之故也是之謂事不可而時可者也有事不可而人可者韓信提兵於井陘客戰遠闢不虞趙之絕其喉歐兵而納其闕中夫遠闢而士無宿糧敵險而輕犯者敗之道也而信不顧者何也知趙之愚將不足以知也雖示之以吾所忌而不能察故也此之謂事不可而人可者唐太宗以氣勝頡利於國都之中而李靖勤兵於北邊腹背而束之則頡利之中可以徒手而就縛然太宗有必勝之勢不肯少動與之盟而安歸之者何也夫頡利之困未能一敗而覆之不能無慮於後則不若徐養而伺其變此之謂事可而時不可者以符堅之強而東晉之陵遲江左之



卑陋而關中之富強。而王猛不肯南下而窺晉者何也。晉之人弱矣。而  
我之勢非有深根不拔之固。悉衆遠闢而國無至安之勢。則外勝不足  
以紓內禍。故符堅不聽而秦亡。此之謂人可而時不可者。故當其可也。  
微○害○小○禍○不○顧○而○必○為○當○其○不○可○也○敵○有○大○利○而○不○敢○動○凡○此○四○者○蓋  
略矣。昔之為書教後世以兵者。於此四者豈可以言盡哉。設將言之。是  
猶談西子之美者也。言西子者能言其美而已。所以為美者。豈能數之  
以言而使後世因吾言而遂見西子也哉。言之不足恃也如此。而後世  
不務求昔人之意。或則廢而不學。或則學而不捨。夫廢而不學。是未嘗  
知有西子之美者也。學而不捨。是欲因昔人之言而見西子者也。何至  
乎不足。以言兵乎。蓋魏武號為深明孫子。而為之解說。最為簡略。彼以

謂孫子之意言雖多。可以盡之耶。姑開其端可也。  
中間論時事人一段。切中情理。不獨知兵。亦精於讀史。高端調



中尚論部事入一類。中尚論不避味。其亦辭於龍也。當論  
 龍部之意言。雖交何以盡之。順故開其端。可也。

○力政篇

張 耒

臣嘗慮今之士大夫。好言三代治安之世。而不究其所以治要之端。退  
 而視其所為。則亦汗漫而不可以有成。夫亦思之不熟矣。世之營居者。  
 莫不欲善居。完室。順寒燠燥濕之宜。而可樂也。將為是乎。則一家之居。  
 集眾室而成者也。一室之中。集眾物而成者也。物之用。集眾用而成者。  
 也。試舉其一焉。將為善室乎。則必得善木。將治木乎。則必有善之器。惡  
 則不足以成。牖。將求善牖乎。則自眾用而集之。無一不善。而後牖可善。  
 也將求善室乎。亦猶治牖也。自眾物而積之。亦無一物不善。而後為善。  
 室。將求善居乎。亦猶治室也。無一室不善。而後為善居。天下之勢。何以  
 異此。一民之家。譬之則一牖也。一國之地。譬之則一室也。萬國而為天



下。譬之則一居也。故將求一居之無不善。則必始於一牖之得人。將求天下之無不治。則必始於一家之得所。一家無不得其所。家家而召之。而後一國皆得所。一國無不得其所。國國而積之。而後天下莫不得其所。此三代之所平治。而仁人君子之所以盡心竭力而不辭。安得慢然徒知其安然之可樂。而不究其所以哉。蓋召公乃男女之陰訟。而捨於棠下。而孟子以仁義教時君。而其本乃在鷄豚狗彘山林魚鼈耕桑里閭之召。是五畝之宅所用耳。夫召公為天子之大臣。中分天下而治之。而治事臨務。至出於艸野田畝草木之間。而王者之政。至於雞豚狗彘。莫不謹書。宜若不知體。而可一槩用矣。然古人惟不敢遺一人。故能康一家不敢遺一家。故能王一國。嘗讀西漢書。見循吏傳。如美宣召信臣之徒。其治郡邑。事無大小。一一立法。曲有制度。莫不便利。而至於躬行田野。不少休息。決水溉田。立為表制。鎡銖尺寸。咸有次第。未嘗不愛其知為政之理。而竭力勤事。而至誠愛其民也。故生有顯名。沒有祠祀。使天下之守。皆如此乎。安有不治之憂。而臣見今守令之不肯力政。而勤求也。今之為令者。比之守。差勤矣。然天下訟獄無受賂之姦。催科無後期之責。偃然高枕曰。吾至辯矣。田不問。桑不植。溝洫不開。林木不充。疾病不養。鰥寡無告。問之且不知。何暇責其治之乎。為守則又失矣。言公平付之。有司。吾待其成。言出納付之。有司。吾責其慢。捨是則晏安供樂。要賓客之歡。而求聲名。結利勢之援。而舉世家。一鄉有不治。一邑有不。安問之。且不能言。而又何暇責其治之乎。其原在乎輕小事。遺微利息。



慢○安○佚○而○不○肯○力○政○故○也○向○者○臣○見○朝○廷○而○種○植○之○法○以○下○郡○邑○誠○有  
其○意○矣○然○臣○以○謂○政○事○之○在○民○其○委○曲○者○非○特○桑○而○已○今○將○事○事○立○法  
則○恐○文○書○可○行○而○病○於○報○覆○不○若○特○命○監○司○之○按○郡○國○者○若○今○監○司○不  
治○方○里○之○外○又○當○察○見○其○田○野○溝○瀆○之○植○畜○收○凡○民○之○細○務○以○其○治○否  
為○守○令○之○賞○罰○不○獨○入○其○國○而○又○當○行○其○野○不○獨○觀○其○政○又○當○令○其○俗  
舉○其○善○之○有○成○者○而○賞○一○人○痛○責○其○尤○無○良○者○一○人○以○懲○勸○之○則○田○畝  
里○閭○之○間○事○宜○不○待○令○而○上○已○為○之○使○守○令○不○一○一○為○法○而○法○固○已○立  
矣○此○非○臣○之○私○分○也○先○王○之○巡○狩○而○考○諸○侯○之○治○否○入○其○方○土○也○問○曰  
予○治○者○有○慶○而○土○地○業○蕪○遺○老○失○賢○者○則○先○王○以○不○治○罰○之○彼○治○者○蓋  
亦○知○此○而○已○故○將○推○力○政○之○公○必○始○於○守○令○而○後○有○成○焉○

古拙任質處深可加玩○原本尚多訛字未敢臆定 著端綱



〇〇〇 臣工傳

張 未

天下之亂起於無禮義無禮義起於衣食不足衣食不足起於經界不正井地不均溝洫不修田事不勤先王深知禮義之原起於稼穡之際故其於省耕勸農之事常首天下之政故成王狩蒞政而召康公戒之必以民事而公劉之詩所述其先止於乃疆乃場乃積乃倉而已其後周公遭變述此公風化之所繇而為七月之詩大至於授衣舉趾小至於采薪剥棗推鳥獸艸木之變以候天地陰陽之運以致力於衣食之間蓋天下之大本與周之所以王一本於此故也予嘗考之於詩楚茨之詩刺幽王之失政推本其故以為田萊多荒陳先王之盛時一勤於卹農下力於治田之際自我稷翼翼我倉既盈我庾維億而中陳祭祀

臣工傳

臣工傳一

六十



賓客之儀。俎豆禮樂之備。終至於永錫爾極。時萬時億。又曰神嗜飲食。使君壽考。信南山之所陳。始於禹之甸南山。曾孫之田原隰。廬立於中。田不植於疆場。次之以清酒騂牡。以享祖考。而終於報以介福。萬壽樂疆大田。甫田之所述。其始自魯祖之能勸其民。農夫之能聽其下。不怒以交其歡。致饁以將其享。而終也報以介福。萬壽無疆。夫受莫大之福。言壽考之報。此天下之大美。極治之際也。而天下乃出於倉廩之盈。原隰之治。田廬無曠。勸相有道。蓋衣食不足於下。則禮樂廢於上。禮樂廢而衰亂失禮。從之矣。農功勤而後衣食足。衣食足而後禮樂作。禮樂作而後安壽樂考。從之矣。詩人擬其本。要其終。審乎治亂之本原。而後其言之故如此也。故諸侯之助祭而成王遣之也。其戒之以王釐爾成。來

谷水。茹遂及於暮春。薪畚之事。兼年康年之祥。錢鑄銓艾之細。治國之。事亦已多矣。然略其餘。而首於農誠。以天下之大本在是。故也。豈獨成王為然哉。蓋自先王以來。未有不如此。高宗之戒諸侯也。曰天命多辟。設都於禹之績。歲事來辟。勿予禔。適稼穡匪懈是也。夫惟戒之以事。而首在農。故其制賞罰也。夫計亦農事之興廢。故天子五載一巡狩。而察諸侯之政也。其慶也。始於土地闢。田野治。而養老尊賢。俊傑在位。次之。其罰之也。始於土地荒蕪。而遺老失賢。次之。則先王之意。蓋可知矣。象侯之頌。始於駟。而駟之美。始於務農重穀。次之以有駟。而有駟之卒章。曰自今以始。歲其有益。三代以來。其稱諸侯之功者。莫不在此。故也。然則古之戒諸侯。未有不然者。而非獨臣工如此。而先王之故。緩急之序。



可考矣

款樸之論。教以古情。大共環漾。葛端調。

〇〇桑柔傳

桑柔之詩。芮伯之所以告厲王者。其言雖不一。然大要止於告爾憂恤。論爾序爵而已。自菀彼桑柔。至亂况斯削者。告厲王以憂恤也。自誰能執熱。至既作爾歌者。誨厲王以序爵也。夫憂恤與不能序爵者。豈有兩端也哉。王不能序爵。使賢者在上。不肖在下。分守各當其職。事治。故國至於可憂可恤。則是憂恤者。以爵之無序故也。今將使憂恤無至於前。則反其本而已矣。故此詩以序爵為本也。四牡騤騤。旂旐翩翩。而亂益生。國益泯。生民益不得其所。則兵之可憂恤者也。國步斯頻。則非不動作也。而人蔑資。天不相此。則政事之可憂恤者也。其君子則力爭而不心競。不能治國而職為厲階。而其患久而不已也。此則臣下之可憂恤。

張 耒

桑柔傳一

六二



者也。土宇日削矣。亂而無所定處者。東西皆是矣。非特國中之東西也。四國之外亦孔棘矣。亂自內而之外者。如此其廣也。日夜謀謨務以廣之。而日斯削矣。此國都之可憂恤者也。凡此者。厲王剝喪其徒。如棄柔之。將採而殺之。而民受其病。非特心可憂也。愴亦茲久矣。而昊天莫之矜也。故事之可憂卹者。至於如此之衆。治亂則無兵。治民則無政。朝廷則無臣。疆域則無士。大小內外並亂矣。故告王以是憂恤。而使之序爵。以自公卿諸侯至於大夫士。皆爵也。宜為公卿者。爵之以公卿。宜為大夫士者。爵之以大夫士。此爵之所以序也。愚者爵尊。賢者爵卑。爵之所以亂也。故序爵者。別賢不肖而已。古之將序爵者。養才為先。而官人次之。官人為先。而任賢次之。養才則無逆其善性。而使之有成。官人則別

賢不肖。而使之有分。任賢則委己以聽之。而使之有為。如是者。古之道也。厲王不能道人之肅心者。而使之赴事立功。而汨抑陷敗之。使之自以為不逮。故曰。民有肅心。莽云不逮。則摅謀肅父之善性。亦論胥以敗矣。此苟伯誨之以養才也。先王為政。於上而稼穡勤於下。豈並耕而食力。田以養為重穀哉。先王任賢於上。而萬民各得於下。豈使野人食君子之養。而後為務農哉。厲王不知為治之道。而好稼穡以親之。此所以好力民也。好是稼穡。未必實也。曰。稼穡維寶寶之矣。力民代食。未必好也。代食維好。又好之矣。非所當寶而寶之。非所當好而好之。不知聖王任賢序爵之本。而徒志其末。則曰。勞而無功。故雖寶稼穡。好民力。而天益降喪。而稼穡日已不登。雖賊並作。而卒瘁。田萊卒亦多荒而已。故降



此○蠱○賊○稼○穡○卒○瘁○哀○恫○中○國○其○養○卒○荒○也○言○此○者○諉○厲○王○以○官○人○也○夫  
惠○君○者○定○其○心○則○播○告○而○不○匿○參○其○猷○則○合○衆○以○濟○功○以○為○未○也○又○考  
慎○其○相○而○行○之○考○者○有○所○法○慎○者○有○所○重○而○厲○王○之○不○慎○獨○徇○偏○見○而  
使○滅○者○徒○之○則○滅○者○枉○矣○若○所○謂○惟○聖○罔○念○作○狂○是○也○民○之○所○以○作○狂  
者○以○王○之○自○有○肺○腸○俾○民○卒○狂○也○為○伯○以○謂○非○用○其○至○覆○俾○我○恃○者○所  
謂○自○獨○俾○滅○也○此○為○伯○諉○厲○王○以○任○賢○也○誠○能○養○才○官○人○任○賢○則○將○如  
先○王○之○盛○時○矣○六○師○及○之○則○兵○非○所○憂○恤○也○禡○鴞○王○之○造○則○動○作○非○所  
憂○卹○也○爾○土○宇○版○章○則○都○國○非○所○憂○卹○也○成○王○之○詩○曰○魯○孫○來○止○以○其  
婦○子○饁○彼○南○畝○田○畷○至○喜○則○非○好○稼○穡○而○親○之○也○而○詩○美○之○厲○王○好  
稼○穡○而○為○伯○刺○之○何○也○夫○立○政○任○賢○於○上○而○使○民○務○稼○穡○於○下○者○本○也  
親○至○農○畝○之○間○而○饁○饋○以○特○其○厚○者○末○也○成○王○脩○其○本○而○及○末○厲○王○好  
末○而○忘○其○本○故○稼○穡○則○同○而○美○刺○異○也○維○此○惠○君○此○者○興○之○而○思○得○之  
也○與○維○此○聖○人○維○此○良○人○同○意○維○彼○不○順○彼○者○斥○之○而○思○遠○之○也○與○維  
彼○愚○人○維○彼○忍○心○同○意○王○不○能○養○才○不○能○官○人○不○能○任○賢○故○為○伯○之○明  
反○相○譖○而○不○胥○以○殺○矣○聖○人○難○知○而○良○人○易○察○瞻○言○百○里○者○遠○之○矣○勿  
求○勿○迪○遂○廢○之○矣○昔○者○時○遠○其○所○難○知○其○惡○微○矣○今○也○遂○廢○其○所○易○察  
則○惡○甚○矣○愚○者○不○智○而○非○罪○也○忍○心○則○害○人○而○非○愚○也○覆○狂○以○喜○樂○之  
也○是○頽○是○覆○愛○之○至○也○昔○者○特○樂○於○不○智○其○害○微○矣○今○也○深○憂○於○有○喜  
則○害○甚○矣○是○頽○是○覆○與○頽○我○復○我○同○意○凡○此○者○厲○王○不○能○養○才○官○人○任  
賢○故○其○好○惡○錯○亂○如○此○曰○靡○聖○管○管○則○自○獨○俾○滅○可○知○也○抑○曰○哲○人○之



愚亦惟斯戾則民有肅心。莽云不逮可知也。蕩曰魯是培克魯是在服。則惟彼忍心是顧是復可知也。淪胥以收官敗而已未溺也。載胥及溺則有死之道。蓋厲王尚不知聽用我謀而序爵則胥溺矣。非特敗也。其下侯甸之言均也。十日為旬十日則自甲至癸一周。惟其周編故旬為均。莽云不逮與莫予莽絳之莽同。義備辭高。獨擅闡繹之妙。葛端朝。

○○○雲漢傳

考六月之序則周之衰微至厲王而極。四夷交侵諸侯不朝而後宣王作。承大亂之後外攘夷狄內征諸侯則非財用足師衆集有所不能也。當早暵大甚饑饉薦至則田萊多荒非所以備財用也。人卒沫止則非所以集師衆也。故序詩者於宣王閔旱之際則曰內有撥亂之志而已。蓋有其志者未見之於事。潛諸內未施諸外。凡以旱故也。雖然事未見外未著而逆知其存志者何也。以夫遇災而懼側身脩行故也。災未加已而知懼變出於天而修身非夫將有為也。將有行也。安能及此哉。此所以知其有撥亂之志也。夫嬖女用於內則良士去於外。內有逍遙游晏之好則外不能自強於政治。外有憂勤小心之實。內有康濟澤民之

張未



心古之觀人者皆若此也。予觀雲漢之詩而知宣王之慮患深。責已重。其詩曰：胡不相畏，先祖於權。又曰：天降喪亂，饑饉薦臻。卒曰：昊上帝，寧俾我遘。夫大亂喪絕而後先祖之祭摧毀而無繼，兵敗民潰而後喪亂而無定，而人君非有過，則安至於遘致去位變置之禍哉。水旱天地之常數，先王之所不能免，其待之之道，不過力田積穀以待其乏，出粟賑饑以周其困。自先王以來，未之有改也。宣王遭不能免之常災，而不憂，遂至於大亂困絕，兵敗民潰，而慨然有遊遘之志。嗚呼！非慮患深，責已重者，其孰能至此哉。此仍叔之所以知有為也。將有行也，序以為側身脩行矣，而考之於詩，無有也。盡其說，以謂生民之無辜，祭祀之無福，自上帝后稷至於祈年方社，無不脩之祭。自庶正冢宰至膳夫左右，無不能之，且而曾是不効，而旱暵若是，其不可沮止為側身脩行者之言。哉。嗚呼！是乃所以為側身脩行之至也。今夫人之有求於鬼神也，在已者不敢不盡，而祈之得失不敢必也。豈非鬼神之無形，天地之悠遠，非人之所能盡耶。是天下之常情，而誠於善而無間者，則異於是。夫人之於善，不敢不勉，而報之禱福，雖先王不敢必也。至於作善而無福，先王未有責天而不責已者也。推無所不明者在鬼神，而引有所不至者在。我此先王之所以篤於責已而誠乎善而無間，則異於是。先王之於祭祀，其至誠迫切而加篤矣。不知人於鬼神之別也。知祈乎此而報於彼而已。其誠篤於善而不知其他，知作善於此則受福於彼而已矣。致誠而責報於不可知，篤善而求福於不可必，是於道豈不過哉。蓋因其過。



而後其仁可知也。故曰是乃所以為側身脩行之至也。雖然不誠意於人事而誠之於祭祀。不勉之於吾身而推之於臣僕。何也。蓋人事已脩矣。吾身已勉矣。所不可知者祭祀與臣僕而已。今也祭祀無不誠。臣僕無不善。則本末大小一切皆治矣。此亦所以為側身修行之至也。蓋詩之言婉而明。曲而達。言於此而志於彼。陳其迹而顯其意。凡若此也。棧模言文王之作人。則曰倬彼雲漢。為章於天。至於示物以法。雲漢言宣王之憫雨也。則曰昭回於天。蓋昭回者言其明而非雨候故也。是詩言靡神不宗。而所稱止於后稷上帝父母先祖。群公先正。祈年方社而已。何也。言其尊親與切近者言之也。尊莫如上帝。親莫如后稷父母先祖。近莫如群公先正。而切莫如祈年方社。故曰烈文群公。錫茲祉福。而旱暵之無救。是為不我助也。

思緒繚繞滌迴而腕力亦最深曲。葛端詞



○ ○ 崧高傳

張 耒

崧高之所序止於建國親諸侯。褒賞申伯。韓奕之所序止於能錫命諸侯。夫武王之盛時。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朝覲會同。無敢失時。征伐侵討。莫不如志。爵賞有度。錫命有禮。夫豈以為盛哉。天子之事固若是也。一不能是。則亂而已矣。而宣王之所能。乃止於褒賞申伯。錫命韓侯。而詩人美之如是者。蓋周至厲王而亂極矣。王室衰微。諸侯肆行。王且不能有國矣。而况能建國乎。諸侯背叛。構怨連禍。而况能親諸侯乎。賞命不行於上。則褒賞申伯為可美也。錫命不行於下。則錫命韓侯為可善也。天下出於大亂衰微之後。而宣王能振之以行天下之事。則雖未能甚盛極美。足以比隆先王。而苟無大亂衰微之辱。則是亦可道也。揚







詩人輕重抑揚自有義例所以為春秋之本始也葛端調

〇〇江漢傳

張 耒

一月宣王北伐采芑宣王南征與夫江漢之平淮夷常武之伐徐土其  
 事一也而六月采芑載之小雅江漢常武載之大雅何也蓋其所敘輕  
 重之體異故也六月既成我服此則一人之辭而其及於宣王戎事之  
 修與夫吉甫文武之得者興起一人之情而遂及天下之政也采芑之  
 所稱美方叔而已美方叔之才能高及宣王之作新人才亦此興起一  
 人之善而遂及征伐之事也江漢則言宣王之征亂討罪而因及召伯  
 之賢而不專於召虎常武則有常德以立武事而及太師皇父之美而  
 不專於皇父傳曰大雅言王公大人德遠黎庶小雅譏小已之得失而  
 流及於上大六月采芑興起一人之情一人之善而遂及於朝廷征伐



之事者所識小已之得失而流及於上者也。江漢常武言宣王之德而及召伯皇父之美。此所謂王公大人德逮黎庶也。蓋自大而下之。至於小雅之類也。自小而上之。至於大小雅之類也。故其為事則同而作詩之體異。故雅之大小別焉。或曰采芑縣一人之善而及征伐之事。然則崧高之美申伯。烝民之美仲山甫。韓奕與美韓侯。而主於能錫命烝民。雖美仲山甫而主於任賢使能。何以知其然哉。蓋采芑無一詞及宣王。而三篇之詞皆主於稱宣王。此雅之大小所不同也。淮夷來求討齊罪。淮夷來鋪則討鋪刑也。常武征徐方之詩也。乃曰惠此南國。省此徐土。又曰濯征徐國。蓋惠以仁之省。以卹之濯。以滌其汙。征以正刑而已。二詩其為征伐則同而言不類何也。蓋所謂來求來鋪者指

所伐之人言之。故以致討鋪刑為言。蓋淮夷所伐之人也。惠此南國。省此徐土者。指所伐之方言之。故以惠省濯征為言。而南土者。所伐之方也。所伐之人則討伐之者。誅有罪也。所伐之方則惠省之子其民也。又武受命召公維翰。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蓋召虎在宣之時。平淮夷。恢境土。而疆理至於南海。則蓋禦侮督土之臣。而曰召公。是似者。則昔之召公。蓋亦能禦侮關土之臣矣。故召旻曰。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關百里。是也。釐爾圭瓚。文事之謂也。秬鬯一鹵。行禮之酒也。召伯有武功。而錫之以文事。禮酒者。蓋將與之修文德故也。故曰告於文人而終曰。矢其文德也。

讀古人書。必先知其意之所指。而後可以得其體之所尚。故章句之



學未可輕廢。曹瑞訓

○常武傳

張耒

先王之道。文所以立。常武所以禦變。為天下國家。不可一日而無文。故文為常。討亂禦侮。而後武事舉。故武為變。宣王有常德。以立武事。則其武也。未嘗去。又故也。何以言之。蓋是詩言。惠此四國。又曰。省此徐土。不留不處。三事就緒。而終之以王猷。允塞。故也。惠則非以為罪也。不留不處。則不傷財。三事就緒。則不害民。而王猷允塞。所謂脩文德以衆之也。雖然。因以為戒者。武不可觀。故也。大明曰。明明在下。赫赫在上。故此先曰。赫赫而次以明明。赫赫示之顯。明明示之昭。兵事尚秘密。而王之命將如此。其明顯者。蓋將討伐有罪。民各欲正已而已。安用密乎。既敬者不敢慢。既戒者不敢忽也。以宣王中興之君。而皇父賢才之將。而征虘



爾之徐土。而其重慎如此者。蓋兵凶器。戰危事也。容可忽乎。王明顯以道之者。道也。臣慎重以臨之者。法也。上有道揆。下有法守。宣王中興。如斯而震奮厥武。如震如怒。則未嘗震之。嘗怒也。如震如怒而已。何則。兵不以怒戰。以怒戰者。所謂不勝其憤者也。如雷如霆。如怒如震。而後進。帝臣所謂先聲後實也。吾陣至於淮濱。則敵逼於水矣。此所以能執魄虜也。如飛如翰。管子所謂有飛鳥之舉也。如江如漢。積水也。如山之苞。固也。如川之沃順也。是詩之所陳。蓋先王之時。用兵之法。以戰以守。可以槩見。不留不處。尚神速。貴省費也。王舒保作舒者。所謂不竭士力。以逐利也。保者。軍行必依水草丘陵。所以為固也。徐方繹騷。而後進。帝臣擊其亂也。鋪鼓淮濱。則乘地利也。王旅嘽嘽。所謂以力待勞也。有飛鳥

之舉者。善趣高也。有積水之洋。善守下也。固如山之苞。止警壘也。順如川之流。行部伍也。絲絲為弱。外誘敵也。翼翼為飭。內謹法也。先王之用兵。雖動以仁義。然行之有法。馭之有術。不為小仁。末義以陷人於死。益明恥教。戰務以矜敵。而宋襄公以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為君子之所大也。

篇法之巧。如平波遇風。層瀾自起。 葛端韻



○○答閔周

張耒

或問王風之詩凡十篇而閔周之詩四焉方是時平王東遷豐鎬為墟  
 文武之舊已掃地矣此黍離所以閔周也兵敗禍結國勢危蹙此爰兔  
 所以閔周也風俗衰薄室家不相保此中谷有藿所以閔周也國家有  
 是三者閔之宜矣君子陽陽之序曰君子遭亂相招為祿仕全身遠害  
 而已蓋君子猶未去也辭尊居卑辭富居貧甘為勞辱而不恥耳未至  
 於大亂何遽閔之哉谷曰序此詩者其知道乎國家之患莫大於有君  
 子而不能知小人在位而賢人在下也其小人不為盡心未害也至於  
 君子不為盡心苟求免於饑寒執視其禍而不肯救者國必亡故曰邦  
 無道富且貴焉恥也彼昏恥之而甘貧賤誰與圖其國乎不亡何待此







其舒為淪。漣鼓為波。濤激之為風。颺怒之為雷。震蛟龍。魚鱉噴薄出。其是水之奇變也。而水初豈如此哉。順道而決之。因其所遇而變生焉。其瀆東決而西。揭下滿而上。虛日夜激之。欲見其奇。彼其所至者。蛙蛭之玩耳。江河淮海之水。理達之文也。不求奇而奇至矣。激溝瀆而使水之奇。此無見於理。而求以言語句讀為奇之文也。六經之文。莫奇於易。莫簡於春秋。夫豈以奇與簡為務哉。勢自然耳。詩曰。古人之辭寡。彼豈惡煩而好寡哉。雖欲為煩而不可得也。自唐以來。至於今。文人好奇者不一。甚者或為缺句。斷章。使脈理不屬。又取古書訓詁。希於見聞者。衣被而說合之。或得其字。不得其句。或得其句。不知其章。反覆咀嚼。卒亦無有此最文之陋也。是下之文。雖不若此。然其意靡靡。以主於奇矣。故預

為是下陳之韻。無以僕之言質。俚而不也。

辭達而已。非謂必主於簡。捷短質也。順乎理之自然。而變化無不至焉。蓋浩然之氣。直養無害。則自塞乎天地之間矣。知此義者。方與論文。葛端調



○上孫端明書

張 耒

昔樂正子用於魯。孟子為之喜而不寐。夫功名進退之際。君子本不以累其心。其來何足喜。其去何必慍。一樂正子用於區區之魯。而足以悅孟子浩然之懷。何也。夫天下之事。不如人意者常多。而其委曲會合。與人同謀者常少。故也。豈特少哉。蓋千百而一遇焉。夫人之脩身為善。擇地而蹈之者。豈嘗一日不顧取諸其身。而布之天下哉。而世之人。視夫賢人君子之有立於世。其心亦豈不顧為之奔走而受其澤也。此二者宜各物理之所當然者。然其行也。或止之。其親也。或間之。讒邪閉於其前。儉巧伺於其後。而賢人君子又不肯少屈其意。俛仰而有就。故憂憂乎其勢欲合而常難。故使夫物理之所當然。一旦更指之為不可逢也。



會可勝嘆哉。雖此言之。則其萬一有合而得施其用。豈不可喜也。

非深心之人。不能為此歎悃之言。葛端調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 ○ 投知已書

古○之○致○精○竭○思○以○事○一○蕪○而○其○知○不○分○者○其○心○之○所○思○意○之○所○感○必○能○自○達○於○其○枝○使○人○觀○其○動○作○變○態○而○逆○得○其○悲○歡○好○惡○之○微○情○故○工○樂○者○能○使○喜○愠○見○於○其○聲○工○舞○者○能○使○欣○戚○見○於○其○容○當○其○情○見○於○物○而○意○洩○於○外○也○益○雖○欲○自○掩○而○不○可○得○昔○伯○牙○之○所○好○者○琴○耳○鍾○子○期○坐○而○聽○之○而○伯○牙○不○能○藏○其○微○情○夫○伯○牙○之○情○豈○與○琴○謀○哉○惟○其○專○意○一○心○以○事○其○技○故○意○之○所○動○默○然○相○授○而○不○自○知○也○  
旨論 葛端調

張 未







君子相與燕樂酬酢之際必賦詩以觀賓主之意雖不作於其人而必  
取古人之詩以見其志故先王之時大至於朝廷之政事廣至於四方  
之風俗微至於匹夫賤士之悲嗟婦人女子之幽怨一考於詩而知之  
而使有可以時陳取而歲之太師又播之樂章大者為之郊廟而次者  
陳之燕享則夫詩之可以觀故察物其重益如此自周衰以來後世作  
者紛然並出以至於今數千年其間變制異技奇言詭述不可勝紀其  
間卓然可稱者不過數人其餘紛紛藉藉不足道而違情拂志之作往  
往或有非如古之於詩必出於誠意而不誣也然違情拂志者蓋有之  
矣至於顯情之真發志之實者尚十九也其不肖自幼至今頗考歷世  
之為詩上自風雅之興而中觀騷人之作下考蘇李以來至於唐掃除

蕭穢而蕪其真刊落蔓衍而食其實頗有得於前人而時時心之所感  
發亦竊見之於詩且夫人之生於天地之間目之所見耳之所聞心之  
所思一日之間無頃刻之休而又觀夫四時之動敷華發秀於春成材  
布實於夏淒風冷露鳴蟲墮葉而秋興重雲積雪大寒飛霰而冬至則  
一歲之間無一日隙以人之無定情對物之無定候則感觸交戰旦夜  
相召而欲望其不發於文字言語以消去其情蓋不可得也則又知詩  
者雖欲不為有所不能此下缺  
以詩觀人亦前輩入微之訣  
葛端調







不足。然則人人望其無所不能。其亦難乎。聖人知人才之不可以全盡也。故因人任之。如人之有耳目手鼻。使各效其職。而收其全利於一身。故天下之財樂致用。而無廢人。而不至於兩毀之也。何謂兩毀。夫居楚者。責之習楚。可也。使不思其他。而唯楚之知。則其於楚也。無遺慮矣。舍楚而問燕。馬則楚既忘之。燕亦卒不可知也。是謂兩毀之故。為政而兩毀之者。常有乏才之憂也。

用世之論 葛端調

○ ○ 再上邵提舉書

張 耒

昔韓退之以書三見宰相。以自見其所有。至於一再而未售也。則又激許奮厲以動之。嗟乎。其言亦少詆矣。退之平生。其有求於人以濟所欲者。非一也。甚哉。武夫軍師。苟有力勢。可以極之於貧賤者。皆一逞而嘗之。善詞以導其心。高言以動其意。挾書懷刺。趨走於當事者之門。既晚而後少得所欲。讀其書。未嘗不悲之。夫如愈之文章。類非隨世汨沒。待其自達。而後見於世者也。何其取知於人。若是其勞哉。至其人之不吾知也。以退之之好。剛自信。有以自樂於道義之際。視世之夸者。不一動其心。宜其邈然自絕。與世兩忘。長往而不顧。夫何其恐恥降志。庶幾萬一之遇。又若是其勞。且不厭也。繇是觀之。則人之挾其所有。無所待而



見於世者實難視人之知與不知一不介其意人不知而遂止者又  
難也。若人之能薄矣。一日而三稱於通衢。庶幾有聞。而或者之車敗於  
奔馳。足斫於步趨。敗尺而就寸。求百而冀一。其始也赧然自羞。退而觀  
古之君子。皆未免乎此。則人自恕。而有待於功名之會。天下之至難也。  
使皆畏勞避辱。不肯少抑。以有所就。則事功之成者或寡矣。

文公于時諸書亦高人玩世之作。其剋烈無求之緊。固是隱躍未嘗  
少有收損也。觀其感二鳥賦。則自傷亦云甚矣。此論未許為傳食者  
解嘲。葛端謨

○○○代高紀上彭器資書

張耒

古之君子如子思孟軻之徒。其蕪潔自重。不肯少屈。以求合於世。四方  
諸侯操幣委質。望其門牆。不敢失容。至於禮備而意誠。而求之吾身。無  
毫髮之辱。乃始一逞而就之。尊之為師。禮之為賓。不敢一言少拂其意。  
然片言之不從。末禮之不脩。皇皇乎其去之矣。嗚呼。何其自重好高。而  
不可屈若此。其至也。某又嘗觀古之功名之士。若管仲之賢。甯戚之奇。  
商君之才。或愛其死。而不畏囚虜之恥。忘其君而事其仇。或悲歌嘆慨。  
庶幾自見其志。或挾數持術。以卜其君之所好。至於受侮被斥。屢進而  
不恥。嗚呼。若是數人者。知豈皆不足以少知君子之道哉。不然。何其官  
昧污辱。若是其不知恥也。蓋嘗深思其故而得之。夫古之任其下者。有



尊之者有使之者尊之者謂之賢使之者謂之能而世之士其脩身立  
誠以待上之任使者亦有是二道焉有以德者有以才者德者上而才  
者下上者人就之下者屈已以就人求售其技而已世之君子之愛子  
思益軻而羞道管仲甯戚商鞅之事以為甚汚而不足為其亦過矣彼  
其所行者各其分也

為功名之士吐氣然自平見不為卑論儕俗 葛端調

○ ○ 上曾子固龍圖書

張 耒

某嘗以謂君子之文章不浮於其德其剛柔緩急之氣繁簡舒敏之節  
一出乎其誠不隱其所已至不强其所不知譬之楚人之必為楚聲秦  
人之必衣秦服也惟其言不浮乎其心故因其言而求之則潛德遁志  
不可隱伏蓋古之人不知言則無以知人而世之惑者徒知夫言與德  
二者不可以相通或信其言而疑其行嗚呼是徒知其一而不知夫君  
子之文章固出於其德與夫無其德而有其言者異位也某之初為文  
晁喜讀左氏離騷之書丘明之文美矣然其行事不見於後不可得而  
考屈平之仁不忍私其身其氣猶其趣高故其言反徬曲折初疑於繁  
左顧右挽中疑其迂然至誠惻怛於其心故其言周密而不厭考乎其



終而知其仁也。憤而非懟也。異而自潔而非私也。徬徨悲嗟。卒無存省之者。故剖志決慮。以無自顯。此屈原之忠也。故其文如明珠美玉。麗而可悅也。如秋風夜露。淒忽而感惻也。如神仙烟雲。高遠而不可挹也。惟其言以考其事。其有不合者乎。自三代以來。最善讀太史公韓退之之文。司馬遷奇邁慷慨。自其少時。周遊天下。交結豪傑。其學長於討論。尋繹前世之迹。負氣敢言。以蹈於禍。故其文章。疎蕩明白。簡樸而馳騁。惟其平生之志。有所鬱於中。故其餘章末句。時有感激而不減者。韓愈之文。如先王之衣冠。郊廟之鼎俎。至其放逸起卓。不可收攬。則極言語之壞。巧有不足以過之者。嗚乎。退之之於唐。蓋不遇矣。然其犯人主。斥權臣。臨義而忘難。剛毅而信實。而其學又能獨出於道德滅裂之後。纂孔

孟之緒餘。以自立其說。則愈之文章。雖欲不如是。蓋不可得也。自唐以來。更五代之紛紜。宋興。鋤叛而討亡。及仁宗之朝。天下大定。兵戈不試。休養生息。日趨於富盛之域。士大夫之游於其時者。談笑供樂。無復向者幽憂不平之氣。天下之文章。稍稍興起。而廬陵歐陽公始為古文。近揆兩漢。遠追三代。而出於孟軻韓愈之間。以立一家之言。積習而益高。淬濯而益新。而後四方學者。始恥其舊。而惟古之求。而歐陽公於是時。實持其權。以開引天下之豪傑。而世之號能文章者。其出歐陽之門者。居十九焉。而執事實為之冠。其文章論議。與之上下。問之先達。以謂公之文。其興雖後於歐公。屹然歐公之所畏。忘其後而論及者也。其自初讀書。即知讀執事之文。既思而思之。廣求遠訪。以日攬其變。嗚呼。如公



者真極天下之文者歟

平敘自壯 葛端調

林莽坐息日... 來更... 蓋之...

○○○上唐運判書

張 耒

某聞昔者三代之時公卿大夫之待其下何其仁愛忠厚發於至誠而能盡下之情也下之事上何其夷易簡直各得自獻其意無有阻塞不達之恐而不限於勢也夫惟上能盡下之情故下不限於勢上俯而就之下仰而及之故尊卑之情通而貴賤之士達然某嘗疑之天下急於求其上者物理之所當然公卿大夫既貴矣宜其偃然無待於物彼汲汲以求於下苟有善焉如恐失之此其故何也蓋天下之位有尊卑貴賤之不同者勢之所當然非其事亦判然兩為而不相與也今夫貴者止於自安一竊無事於功名可也苟有功名之心則貴者之功賤者之力也尊者之名卑者之成也故上之求乎下猶下之求其上也昔周公



既尊矣。身履天下之富貴而後世稱急賢待士者必稽焉。故其効也。百官庶府莫不脩治。制度文理莫不彰明。周公之身無遺德焉。夫豈周公一人之力哉。惟其然。故古之公卿大夫不敢苟簡守常。以便其私。尊者汲汲有求於卑。貴者汲汲不遺於賤。夫上有至誠惻怛之心。不敢遺忘。疎遠之士。則士之在下者。亦不敢復愛其所。有至於奮厲出奇。惟恐不逮者。繇此故也。三代之政。既亡。公卿大夫無復向者至誠盡天下之意。謹身無過。自處甚重。忘其立功立事之心。沒然鋤去感發激昂之氣。以謂無所事於賤微於下者。不過言功。不幸功不至焉。雖有過人拔俗之才。不聞之矣。其斥而去之。不過論罪。幸而無過。雖天下之冗瑣不渡。闕之矣。情阻而不合。氣否而不交。下畏其上。則有之矣。而不忠也。貴賤異

志尊卑不親。而三代之風泯然矣。事功之不立。豈不以此哉。某嘗讀西漢見吳公之取賈生。田延年之用尹翁歸。暴勝之禮雋。不疑蓋嘗竊嘆二人者。猶能降心迹。古之義居尊。以禮賢。致誠以納士。以太守之尊。使者之貴。親與匹夫下士相接。務盡人之才。而忘下之瀆也。夫如前三君者。未足道也。然已能如此。然則天下之賢者多矣。安知無有慨然能用古義。不溺於流俗。有功名之心。而忘其區區之尊嚴者耶。嗚呼。安得斯人者。而處天下之富貴哉。使誠有之。天下之遺善潛德。庶幾乎興矣。功名之不立。繇於下情之不交。下情之不交。繇於公卿大夫之無志。此切中竅要之論。與昌黎雖美不彰之說較別。葛端調。



○○○答李文叔為兄立謚簡

張耒

耒頓首。昨日辱示尊兄墓銘。即當書納。而蒙問以所未安。既有所疑。不敢默也。為兄作謚固善。但古者賤不誅貴。幼不誅長。誅與謚一道也。自下議上不順。又以尊臨卑。則公議不得盡。伸俾無以盡善惡之實。况於骨肉宗族。而可以相為立謚耶。古之私謚者甚多。如王通死。門人私謚文中。孟郊死。韓愈張籍謚以貞曜。然後讀通所著書。續經其狂誕野陋。乃可為學者發笑。郊以餓士偶工於詩耳。世之言通與郊之寔。不過如此。文中貞曜竟何補哉。古者生無爵。死無謚。孔孟顏閔。不聞有謚。雖其門人朋友尊愛之如此。亦不敢為作謚。此數君子後世豈以無謚而遂不傳哉。繇是觀之。謚不能使欺者傳。無謚不能使實者沒。賢兄之懿人。



實聞之。其不至公卿而死。不得使有司顯議而公謚之。其為不幸無可言者。但其德美之實。苟不可泯滅。自應傳世。而今乃兄弟生徒為之。易名則失。薄俗之喜。以嫌處物者。久矣。孰肯為弟不私其兄哉。既嫌於私。則聞者不信。不信則弁與其寔而敗之矣。所為愛之。正以害之也。願更審度此一節。其他尚有一二事。容面論之。蠟紙且留此。俟改定。即當下筆。替易死罪。

明盡可破無稽之惑。葛端詞

漢世祖光武皇帝廟記

張耒

漢自成衰。不君權歸外家。王莽卒盜而有之。天下大亂。民心思漢。惟世祖以匹夫起田畝。出入行陣。躬夷大難。勇無兼敵。智無遺策。故能祀漢配天。光復舊物。一時群雄。莫夷略盡。撫有方夏。覃及蠻貊。聲教所暨。比隆武宣。是宜蒸鰲強棟。玩兵黷武。視民如草芥。而不講於治國之事也。而武功既成。海內既定。則抑功臣。進文吏。投戈講藝。息馬論道。英偉之度。屈於禮樂。驍猛之氣。束於儒學。故尚經術。賓延儒雅。開廣學校。修明典禮。煥然一變。舊漢之俗。蓋嘗以謂吾理天下。欲以柔道行之。至於明章。繼志承統。纂脩洪業。典章文物。燦然大備。故後世言禮樂。稽古稱東漢。馬孝和已後。漢德不競。破壞版蕩。可謂極矣。而伏節死義之士。如袁



安楊震李固陳蕃之徒救於上符融郭泰范滂許劭之徒助於下矜尚  
名節以振激衰弊蹈死而不悔至於獻帝人主特號而已而曹操終不  
敢身自取之彼其心誠有所畏故也蓋禮樂之功風化之美足以保國  
長世如此皆世祖之遺烈也嗚呼自三代以來一人而已  
精書 著端調

○○○冀州州學記

張 耒

朝廷以學較道藝教天下之士亦已久矣而其興衰亦繫其守長之能  
否慶曆中始詔郡縣立學而信都乃即孔子廟而為之僅以塞詔其後  
為守者欲興之歟矣皆不果成元祐某年河中劉侯守冀始大作學舍  
師之授經有堂而諸生肄業有室凡學之百須皆具精壯完好可以傳  
久遠又為之買良田治市舍籍其所入以養士而士之來學者日有簞  
學之有司月有給其秀民良才從其先生長者皆往遊焉四方之士聞  
而來者日至劉侯喜其有成而使其屬李公輔請文於譙郡張耒以記  
之為之言曰嗟乎政事之緩急如人之於飲食不可強也強使急者緩  
如止餓者之食強使緩者急如持食以進飽二者無怪其不可也余嘗



惟今之士大夫皆能責守令不如古者興學校。隆師儒。讀書行禮其中。而為守令者雖責之不受。亦不害其為政。論守令之能否與夫人民之利病亦絕不在此。何也。三代之時。天子諸侯之有學。其朝夕政事之所繫。不啻如今省寺之要且急也。自出師受成。獻馘皆必繇之。則一士之亦不可得先王之俗。既亡。更數千歲。風俗禮樂既已大異矣。而朝廷郡縣之政。視學校無毫髮相及。而乃日夜責之以不如古夫。我則無用而強受之。此何為者也。且不怪夫冠者之不為章甫。騎者之不為四馬。而獨怪學校之不如三王。不亦異哉。夫求三王之治。不立學。是廢食於餓。而必責學校於今日。猶強食於飽。必不行矣。繇是言之。學之興廢其本未遠矣。吏未有責也。夫未可以責吏。則劉侯之為此殆苟然歟。蓋昔者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夫不告朔而去羊。未害也。然使後世不知有告朔者。自去羊始。以今之政為無事於學。而為不可也。因我之無用。而毀古人之所急。安知來者之不有作乎。此劉侯之所不忍也。侯之意深矣。

論學校廢興。乃視乎時之所緩急。亦入情之見。葛端調







○司馬溫公祠堂記

張耒

盛德之不作於世久矣。古之所謂盛德者，不施而民信，未嘗動顏色，見詞氣而天下從之。若子弟之慕父兄，故其為功也不勞，而物莫之能禦。三代之亡，聖賢不作，而士之能有所立於世者亦多矣。然皆費心殫力，招天下而從之，以其智謀之後，能有成，是何也？德不足而取辨於其才，故也。故其所建立，勞苦而淺陋，夫豈不欲為盛德之事哉？蓋其所積者，有不足故也。子產，君子也，猶曰：惟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子產豈欲為猛哉？以謂德之效實難，懼夫好高之難成也。是以甘心於其次，以求夫無失。嗚呼！德者子產之所難，而況其下者乎？故自秦漢而後，更千有餘歲，而盛德之士不作，蓋無足怪。惟司馬公事君而君敬之。



未嘗求民而民與之。非其類者有不合。而無不信。受其罰者有不悅。而無敢謗。其自洛入覲也。郡邑田里。至於京師。觀者十萬。環聚嗟嘆。至於泣下。嗟乎。此可以言語術智得之哉。故其相天下也。因物之所利。而與之。因人之所厭。而更之。從容指麾。內外響應。而天下無事矣。蓋自漢秦以來。至公而盛德之效。始見於世。可謂盛矣。嗚呼。當大事。處大疑。勇者招敵。智者招謀。惟有德而後萬物服。則夫二聖之所以用公。其可知也。夫起末所見。皆無詭於道。子產寬猛一段。恐未足引為証也。 著端調

伐木記

奇論乍看不得其涯際

張耒

人與物各以其氣相勝。而後能全。夫氣也者。假其所託。而後有者也。夫長江大河。積水之淵。俯視杳然。莫知其深。長波巨汰。出沒奔突。近窺而神寒。遠視而目竦。此則蛟龍虬蜃魚鱉之所託。以禦物之害已者。而全其生者也。高山大麓。懸巨盤屈。翳以林薄。捍以木石。縈溪洛澗。懸壁千仞。使人望而不敢近。近則畏而走。此則虎豹熊羆之所託。以禦物之害已者。而自全其生者也。使虎豹窺魚龍之淵。蛟龍視熊羆之藪。則惶怖疾走。而求去之矣。何則。物各以其所託者見其氣。氣勝則非其類者避之矣。今夫叢祠虛墓之間。人者慘然。而心不寧。目不敢肆。游其皆肅肅如畏。是何也。叢祠虛墓。鬼神之所託。而人之氣不勝。故也。夫惟氣勝於

伐木記一



張文潛文集  
全故氣不勝者受其病故帛兕蛟鼉易其所處則其心悲沮而無聊者  
病之所從入也後關

本韓非飛龍騰蛇之論而文之雄奇大為過之  
葛端調

雙槐堂記

古之君子其將責人以有功也必使之樂其職安其居以其優游喜樂  
之心而就吾事夫豈徒苟悅之哉凡人之情其將有為也其心樂而為  
之則致精而不苟雖殫力費心而不自知故所為者有成而無難古之  
馭史也為法不苛其勤惰疎密隨其人之所欲而吾獨安其成是以古  
之循吏皆能有所建立夫望人以功而使其情愁沮不樂求捨去之不  
暇誰肯以其怨沮不平之心而副裁之所欲哉後關

刑名法家馭吏之術所以無事可見聖王任人圖治亦只循循善誘  
已耳葛端調

張耒







其文章示余。慨然告余曰：惟家貧，春命於大人，而勉為科舉之文也。異時率其意為詩章古文，往往清麗奇偉，工於舉業百倍。元祐六年及第，調臨安主簿。學子中第，可少樂矣。而秦子每見余，輒不樂。余問其故，秦子曰：余世之介士也。性所不樂，不能為言，所不合，不能交。飲食起居，動靜百為，不能勉以隨人。今一為吏，皆失已，而惟物之應，少自偃蹇，禍福響至，異時一身資養於父母，今則婦子仰食於我，欲不為吏，亦不可得。自今以還，如沐漆而求解矣。余解之曰：子前日春夏之艸木也，今日之病子者，兼葭之霜也。凡人性惟安之求，夫安者天下之大患也。遷之為貴重耳，不十九年於外，則歸不能霸。子胥不奔，則不能入郢。二子者，其羈窮憂患之時，陰益其所短，而進其所不能者，非如學於口耳者之

淺也。自今吾子思前之所為，其可悔者衆矣。其所知益加多矣。反身而安之，則行於天下無可憚者矣。能推食與人者，嘗饑者也。賜之車馬而辭者，不畏徒步者也。苟畏飢而惡步，則將有苟得之心。馬為害不既多乎？故隕霜不殺者，物之災也。逸樂終身者，非人之福也。此至真至確之論，非志節素定，第恐望而却走耳。○余生而稟副極弱年十八九時，手足尚無暖氣，偶披象山集，見象山先生幼稟亦如此。遂爾自壯，然氣息甚微。先大夫常有束書待年之訓。康午雖預一薦，凡門外之事，槩不使聞。即慶弔大節，非至親交，亦不令與。聞伊唔，穉必徽呵之。而安養太過，稍遇風日，則百疾皆作。一病幾殆。年來既懼大故，憂患之事不一而足。雖空陋如昔，至於氣體之間，稍能自植。



木必非憂患之力也。人固有死於強盛而全於薄弱者。蓋恃之與慎異也。讀此文三復。書此。并書一通。焚之。九原以慰。隱惻。嗣此以往。敢猶不自礪以重不孝哉。 鼎識

○○○秘丞章蒙明發集序

張 耒

古之論人者。考其人不計其功。士固有其才可以有為而不幸不及施與。既施而中奪者。何可勝數。而中才常人。乘時以功名顯者。世常有之。孟子曰。若夫成功則天也。夫成敗係天者。其未可以賢不肖必也。司馬子長論李將軍為將。其言哀痛反復。深悲其無功。以謂百姓知與不知。皆為流涕。至論霍去病。無他美。獨曰。常有天幸。不至乏絕。夫子長不少。假借於屢勝之去病。而獨拳拳於老死之李廣。何哉。彼惟深痛夫庸人。冒時以取名。而豪傑之士。制於命而不得少就其志。故其與奪之際。如此嗟乎。夫獨人事哉。凡物亦然。大夏生殖而叢棘能有所庇。疾風裂寒。大木百圍。僵仆而死。秋水時至。溝畝有一溉之功。而歲旱淵竭。江河不



之活魚鱉物固係其所遭者哉。今年春予遇友人會稽章邦老於宛丘一見予再拜泣涕出其先人秘丞君詩文三編及其行狀求予文以為之序其文章議論甚高而嘆其不大設施也。後闕  
慷慨激昂無俟仰天摧心而泣血矣。葛端調

○○○送秦觀徙蘇杭州為學序

張耒

秦子善文章而工為詩其言清麗刻澁三反九復一章乃成大抵悲愁鬱塞無聊者之言也其於物也秒蛩寒蟬鳴鴉猿狖之號鳴也霜竹之風水谷之水楚囚之絃越羈之呻吟也喜秦子內有事親之喜外有朋及之樂冬裘而夏絺甘食而清飲其中寧有介然者而顧為是耶世之文章多出於窮人故後之為文者喜為窮人之辭秦子無憂而為憂者之辭殆出此耶吾請為子言之古之所謂儒者不止於學文而文章之工亦不可謂其能窮苦而深刻也發大議定大策開人之所難感內足以正君外可以訓民使於四方鄰國寢謀言於軍旅敵人聽命則古者臧文仲叔向子產晏嬰令尹子文之徒實以是為文後世取法焉其於



文也。雲蒸雨降，雷霆之震也。有生於天地之間者，寔賴之。是故繫萬物之休戚於其舌端之語。嗟夫！天地發生，雷雨時行，子獨不聞之。而從艸根之蟲，危枝之翼，嗚呼！以相求，子亦窮矣。夫古之所謂儒者，所用之國無敵。若臧文仲、叔向、子產、晏子、令尹子文，其望孔子亦遠矣。而其功烈亦足以振顯一時。故猶能以儒者之效名一世。夫不足以治國而能知今古，考妖祥，紀事寔，多聞而博通，則古者太史氏之職。而初不以是為儒也。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而楚之治國不胥倚相。繇是言之，古之論史與儒異事。而司馬談為太史，號通古今，善文詞，猶曰：「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主上以倡優畜之，其尊禮不如公孫丞相。汲黯此則漢之初，猶有古之遺俗在也。嗚呼！儒之名寔不正久矣。自漢

以來，聖賢之學廢，而孔子之徒皆以其師之書自重於世，聚徒而授之。若是者，當時皆以儒之名歸之。而司馬談序九流，儒者才當其一。彼未嘗見其真，而信當時之所指。故從而論其失。而班固以謂出古司徒之官，嗚呼！何其陋也。儒者之治天下，九流之列皆其用也。顧與淺術末數各致其一曲者同哉。吾意今儒者之所學，古太史之流，而非世之所急也。孔子饗其全，無食其餘。據其源，無挹其流。子方從者，山公其以予言質之。而歸告余也。

言論瑰奇，皆前人所未數。葛端詞



○○○賀方回樂府序

張耒

文章之於人。有滿心而發肆口而成。不待思慮而工。不待雕琢而麗者。皆天理之自然而情性之道也。世之言雄赳武夫。莫如劉季項籍。此兩人者。豈有兒女之情哉。至於過故鄉而感慨。別美人而涕泣。情發於言。流為歌詞。含思悽惋。聞者動心。馬此兩人者。豈其費心而得之哉。直寄其意耳。余友賀方回。博學業文。而樂府之詞。妙絕一世。携一編示余。大抵倚聲而為之詞。皆可歌也。或者譏方回好學能文。而惟是為工。何哉。余應之曰。是所謂滿心而發肆口而成。雖欲已焉。而不得者。若其於澤之工。則其才之所至。亦不自知也。夫其盛麗如游金張之堂。而妖冶如攬嬌施之袿。幽潔如屈宋。悲壯如蘇李。覽者自知之。蓋有不可勝言。

賀方回樂府序



者矣

妙旨妙語。此微風振簫之音。看端調

○○○李德載字序

張耒

表弟李成甫名公輔。告予以不安其字也。求易之。詩不云乎。其車既載。乃棄爾輔。載輸爾載。將伯助予。無棄爾輔。員於爾輻。屢顧爾僕。不輸爾載。夫車之所載。或安馬。或輸馬。繫之於輔。之棄與不棄而已。則輔之於車。功亦大哉。雖然。輔之於物。有功於車。而非車也。考一車之物。而輔不與焉。然正六轡。詳輪輻。僕在前。馬伏軛。而輔不至。則車不安。登險而憂。傾涉淖。而憂濡。視車中之載。如寄物焉。且天下之物。固有不相。有而相。須不同域。而相成者。豈獨輔也哉。千金之裘。成於工人之寸針。南越之箭。激於飛鳥之遺羽。玉蘊於石。而金發之。兵切於膚。而甲拒之。故其在人。則學是也。夫學之於人。非性之素。所能也。而性不得學。則不明。故夫

長文選集

李德載字序一

百三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夫人之於天者。其道素具矣。四  
端之於我。非外鑠我者也。堯舜之於塗人。其本則一而已。彼為是堯舜  
塗人之別者。學不學異也。性在已。學在物。自外而視之。相去亦遠矣。而  
堯舜繇之物。固不能無所待。而獨成哉。夫學有道。道有序。循其序而積  
之者。行而能遠。涉而能高。夫下則鳥獸蟲魚。器材服物之理。無不通。中  
則修身正家。治天下之業。無不立。上則達性命。通死生。觀天地。俯萬物。  
獨立於萬物之上。而無與為侶。而學庶乎至矣。雖然。有患忽小而務大。  
躡等而求至者。吾惡之久矣。自燕之秦者。必之晉。自魯歷楚者。必歷衛。  
天下之所共繇。亦不能越者也。夫無見乎小而能明大。與不涉乎等而  
能達至者。其可信也哉。故保性以為車。力學以為輔。而載爾德焉。則周

流天下。徜徉海外。以求子所欲。其有不得者乎。子以德載易之。  
理足於中。則意之所至。筆無不之。此氣在法前。法與氣應者也。噫。難  
言矣。葛端調



書五代郭崇韜卷後

張耒

自古大臣權勢已崇極富貴已充滿前無所希則必退為身慮自非大  
 姦雄包異志與夫甚庸駑昏闇茸鮮有不然者然其為慮也寔難不慮  
 思之不深計之不工然異日蒙之所起往逞自失至汲至工是故莫若  
 以正夫正者操術簡而周智者為緒多而拙夫正者無所事計也行所  
 當然雖怨仇不敢議之况繼之者賢乎郭崇韜於五代亦聰明權智之  
 士也佐莊宗決策滅梁遂一天下自見功高權重姦人議已而莊宗之  
 昏為不足賴也乃為自安之計時劉氏有寵莊宗嬖之因請立為后而  
 中莊宗之欲又結劉氏之援此於劉氏為莫大之恩而莊宗日以昏濁  
 內聽婦言其為計宜無如是之良者然卒之殺崇韜者劉氏也使崇韜

長...

書五代郭崇韜卷後一

石四



繆計不通劉氏不能有所耻而已豈知身死其手哉好謀之士敗於謀  
好辨之士窮於辨惟道德之士為無所窮而禍福之變豈思慮能究之  
哉

先大夫嘗語鼎曰正直者人之本然為奸為邪皆轉念所致是以苟  
患失之則無所不至耳不知做正人落得快活做小人徒自煩惱嗚  
呼盡之矣葛端調

○○○書宋齊丘化書

張 耒

齊丘為唐謀臣其智特大鼠之雄耳何乏道哉其為化書雖皆淺機  
數亦微有見於道德其能成功有以也吾嘗論黃老之道入情之論本於清淨  
無為遺去情累而其末多流為智術刑名何哉夫惟靜者見物之情而  
無為者知事之要據其要而中其情者知術之所從出也仁義生於思  
思生於人情聖人節情而不遣也無情之至至於無親人而無親則忍  
矣此刑名之所以用也齊丘之道既陋而其文章頗亦高簡有可喜者  
其言曰君有奇智天下不親雖聖人出斯言不廢  
精深確透非淺人所曉葛端調



書韓退之傳後

張耒

有問於張子者。操賞罰榮辱以勢臨天下者。莫不欲天下勸沮於其賞罰。取舍於其榮辱。而其勢常有所不行。蓋有益勸而人益羞。愈沮而人愈慕。若韓退之於唐。殆若此矣。退之所自負。與世之所推者。於德莫如好直於藝。莫如文章。然以直取禍。則逐山陽。貶揭陽。以文章招累。則其文辭一世莫尚。試於有司。屢試而屢黜。平生所述國家大事。獨有平淮西碑耳。然刊者未畢。而磨者至矣。是宜沮喪湮滅。與時俱亡。依然無所見於世矣。然每斥而名益彰。每沮而事益顯。抑者之力不勝譽者之舌。雖退之亦自謂動而得謗。名亦隨之。是誠何說也。張子曰。是何足怪。苟者先王之賞罰榮辱。所以天下奔走而從之者。惟其取天下之所欲勸。



者而賞且榮之。取天下之欲沮者而罰且辱之。故賞一人而人勉。惟恐其不若也。罰一人而人懼。惟恐其似之也。且先王安能以已之所好惡而力駭天下以從我哉。直取天下之榮辱而制天下之向背耳。彼唐之行政。其昏惑瞽亂。無所取衷。好惡可否。於一己之私智而濟之。以激歎之姦。何怪乎夫所沮者人慕。所進者人取。與且彼惟不可抑也。是以愈抑而聲愈振。子獨不見夫千仞之水。決而注之川乎。大木梗之大石捍之。排以臣峽。迫以高麓。而後怒號哮吼。聲振百里。抑之者愈大。則其聲也愈暴。故小過之則小鳴。大塞之則大震。何則。彼其勢惟不可止。故也。何怪夫身益困。名益聞也。

手法鬆解而所見絕大。葛端調

書唐吐蕃傳後

張耒

自漢以來。其能制四夷使不為中國患者。莫若唐。然獨一區區之吐蕃。能困之。豈其制之未得其術耶。自太宗以來。固已屢失其術。而其尤可笑者。平涼之盟也。匹夫操刀而殺人。則必從容伺察。待其不備。而後發。執刀而呼曰。東爾手。吾將汝殺。則雖貴育不敢施於三尺之童。何則。人固不可易也。不然。則必待狂疾者也。使之束手而殺之。告之殺而不避也。則亦必狂疾者也。吐蕃之於唐。固非有深誠篤信之可以不虞也。方德宗之時。吾方疑之。彼曰。必使多爾。大臣而後盟。惟杜希全。李觀而後。可擇其地利。則曰。必梨木林。而後可彼得殺吾之大臣。而劫二將以空。涇原靈夏之備。而擇險阻之地。以為設伏之利。此其必變之迹。特未曰。

書唐吐蕃傳後一



吾將變耳。彼乘吾疑而直行其謀，而求我成之。其易我也甚矣。而唐之將相大臣晏然不之虞。如接君子長者與之握手壇上，而不少備。此何以異於將殺之。則告之束手而偃然不拒，而待死者哉。彼渾瑊者，忠有餘而智不足者也。古之善將者，遠至於隣國之動靜皆知之。夫豈有他術哉。測之以謀而伺之以窺，爾夫傳其二將而不知。三萬之卒失於肘腋而不覺也。則安在其為智也。嗚呼！平涼之盟，所以大可歎也。彼尚結賢之智，何足貴也。是殺人而告之束手者之智也。其為智亦殆矣。彼李晟之智，知不可與盟也。是知人殺之則避者之智也。其可否之間亦明矣。當是時，唐之臣如渾瑊、馬燧者，亦可謂善將矣。而猶如此。况無二臣者哉。自是老成非局外獨知之論。曾端調

藥戒

張耒

張子病痞積於中者，伏而不能下，自外至者，捍而不得納。從醫而問之，曰：非下之不可歸，而飲其藥，既飲而暴下，不終日而向之伏者散，而無餘向之捍者柔，而不支焦，隔道達呼吸，開利快然。若未始有疾者，不數日痞復作，投以故藥，其快然也亦如初。自是逾月而痞五作，五下，每下輒愈。張子之氣一語而三引體不勞，而汗肢不步，而標膚革無所耗。於外而其中蕭然，莫知其所以來。嗟夫，痞非下不可已。余從而下之，術未盡也。而吾之蕭然者，獨何與。聞楚之南有良醫馬徃，而問之。醫嘆曰：子無嘆是蕭然者也。凡子之術固為是蕭然也。坐吾語汝天下之理有甚快於子心者，其未必有傷求無傷於終者，則初無望於快。吾心陰伏而陽



蓄氣與血不運而為痞。橫乎子之胃中者。其累大矣。繫而去之。不須史而除。甚大之累。和平之物不能為也。必將擊搏震撓。而後可。夫人之和氣。冲然而甚微。泊乎其易危。擊搏震撓之功未成。而子之和氣。嘗已病矣。繇是觀之。則子之痞。凡一快者。子之和。一傷矣。不終月而快者。五則子之和平之氣。不既索乎。故膚不勞而汗。股不步而慄。蕭然如不終日也。且將去子之痞。而無害於和平。子歸燕居三月。而後子之藥可為也。張子歸燕居三月。齋戒而復請之。醫曰。子之氣少完矣。取藥而授之。曰。服之三月。而疾少平。又三月。而小康。終年而復常。且飲藥不得亟進。張子歸而行其說。然其初使人憊然遲之。蓋三投其藥。而三反之也。然日不見其所攻。久較則月異。而時不同。蓋歲而疾平。張子謁醫再拜而謝。

之坐而問其故。醫曰。是治國之說也。豈特醫之於疾哉。子獨不見秦之治民乎。勅之以命。捍而不聽。令勤之以事。放而不畏。法令之不聽。治之不變。則秦之民。嘗痞矣。商君見其痞也。厲以刑法。威以斬伐。勁悍猛鷙。不貸毫髮。痛剗而力鋤之。於是秦人之政。如建瓴。流蕩四達。無敢或推。而秦之痞。嘗一快矣。自孝公以至於二世。凡幾痞。而幾快矣。頑者已。圮强者已。柔而秦之民。無懼心矣。故猛政一快者。惟心一已。積快而不已。而秦之四支。枵然徒有其物。而民心日離。而君孤立於上。故匹夫大呼。不終日。而百疾皆起。秦欲運其手足。肩膂而漠然不我應矣。故秦之亡者。是好為快者之過也。昔者先王之民。其初亦嘗痞矣。先王豈不知春然擊去之。之為速也。惟其有懼於終也。故不敢求快於吾心。優柔而撫。



存之數以仁義。導以禮樂。陰解其亂而徐去其滯。使其悠然自趨於平。安而不自知。方其未也。苟觀而憇然者有之矣。然月計之。歲察之。則前歲之俗。非今歲之俗也。不擊不搏。無所忤逆。是以日去其戾氣。而不嬰其歡心。於是政成教達。安樂悠久。而無後患矣。是以並代之治。皆更數聖人。歷數百年。而後裕成。則余之藥終年而愈疾者。蓋無足怪也。故曰天下之理。有甚快於余心者。其末也。必有傷。求無傷於其終。則無望於快吾心。雖然。豈獨於治天下哉。張子再拜出而記其說。見道之言。隨處皆通達。王承福傳之。歎盛哀。此文之明治亂。其致不同。其宛轉曲暢之能一也。葛瑞調

題賈長卿讀高彥休續白樂天事

張未

高彥休作唐闕史。辨白樂天無因毋墜井作賞花新井詩。賈子又從而續辨之。張子曰。二子謂之愛白公。則可矣。未可謂知白公也。古之聖賢。誰能無謗。何獨樂天也哉。有謂舜囚堯而奪之位。伊尹放太甲。而王世未嘗有辨舜與伊尹之非篡者也。其心誠知其不然。則辨無自而萌於心。是其為說無待而自然。人之飽者。人証之以饑。未有自疑而辨其非饑者。人知舜與伊尹之非篡。如自信其飽。雖或從而誣之。而不在辨之域矣。故凡世之辨。已與辨人。其言雖工。而察其心之始萌。蓋其於信嘗有所不足。而後不能無言。彼雖不能無疑於其初。其考於理。較於迹。而後能消其不信之心。於是乎有辨。故曰。二子未可謂知白公也。嗚呼。



小人之害君子也亦多術矣。謗之於意外。惑之於疑似。世之君子。傍視而不平者。起而與之辨。起於知之不足。故縱言極口。而益召天下之多言。多言繁興。而是非足以兩行於世。夫唯真知而底言者。而後謗止。夫世之真知君子者。才幾人。則小人之毀賢敗善。何時而止耶。悲夫。真絕頂見識。吾輩平日。謹始慎微。兢兢戒懼者。亦只為臨時赴事之。取信耳。讀此當益自警。喜端調。

○說化

張耒

天下之勢。自天子至於公卿百執事。皆有位。自治天下一國。而至於一縣。鄙一莞。庫田野族黨。皆有職。郊廟社稷禮樂服物。皆有具。賞罰生殺。歛散開闔。皆有法。備其位。終其職。治其具。謹其法。天下亦可以常治而不廢矣。然而位備職修。具立法完。而天下不治者。何也。昔者秦之初。天子甚尊。百職事甚卑。郡縣之勢。順而禁約之防。甚密也。至於二世。天下之勢。猶未改也。而天下土崩瓦解。而不可救。豈四者不具之罪哉。四者之在天下。猶人之有四肢心腹。而其所以為人不在是也。夫人之所以為人。其精神為主。而肢體為之物。精神清明。而後其身為用。如其神既然而蒙昏。則其身雖完。而不為使。至其神漠然。亡去而不與屬。則腐



敗而已矣。身豈足恃以固哉。先王之治天下者，列布官師，政教之具於四方，而主治於吾心，出乎心而加乎身，動乎身而見乎化。夫心者政之精神，而政者心之宅也。龍衮執冒，大輅鸞旂，三楫而坐，垂衣而拱手者，不足以恃為壯也。挾弓超乘，瞑目而視，總干而立，此不足以恃以為武也。燕私房闥之好淫僻安藝之習不除，而欲以禮齊天下，驕懦退怯婦人女子之情不忘，而欲以威正四方，譬之土偶人，未有為土偶人而變者也。先王知其然，故備天下之政，而主之於修身。且夫宗祖恣肆於燕寢，外朝之臣不見也，中夜而醉呼，平旦之人不聞也。然先王不敢以人之不見不聞而恣何也。畏吾身之不然，而內有愧焉故也。夫惟開物於前，而吾心未免於有愧，而天下始不信之矣。是故先王不敢自恣於冥冥之中，誠吾身無愧乎吾心，使吾朝夕振作，所以示天下而使之從我者，確然無有毫髮間於吾誠，故其龍衮執冒，大輅鸞旂也。天下望其容貌，聽其聲音，而莊肅之心生，挾弓超乘，瞑目總干也。天下望其旌麾，見其羽旄，而武怒之氣作，蓋天下之所不可掩其寔也。實著於內，而人從於外，莫之為而自然，惟有其實而不誣也。故位列於上，而下仰之。職修於官，而民從之。有司之具，不徒設而人則之。庶官之法，不徒施而人畏之。其治益便，而其功日隆。凡布在內外，陳之耳目者，皆為吾用。是故賞罰號令，謂之政。陳物顯容，謂之教。脩身治心，以達其意於政教，謂之化。且天下之事，有莫知所以然，而其理必然者，其惟誠乎。熊渠子夜行，見寢石，以為伏虎，睨而射之，滅矢飲羽，下視知石也。却復射之，矢摧無迹。

之中。誠吾身無愧乎吾心。使吾朝夕振作。所以示天下而使之從我者。確然無有毫髮間於吾誠。故其龍衮執冒。大輅鸞旂也。天下望其容貌。聽其聲音。而莊肅之心生。挾弓超乘。瞑目總干也。天下望其旌麾。見其羽旄。而武怒之氣作。蓋天下之所不可掩其寔也。實著於內。而人從於外。莫之為而自然。惟有其實而不誣也。故位列於上。而下仰之。職修於官。而民從之。有司之具。不徒設而人則之。庶官之法。不徒施而人畏之。其治益便。而其功日隆。凡布在內外。陳之耳目者。皆為吾用。是故賞罰號令。謂之政。陳物顯容。謂之教。脩身治心。以達其意於政教。謂之化。且天下之事。有莫知所以然。而其理必然者。其惟誠乎。熊渠子夜行。見寢石。以為伏虎。睨而射之。滅矢飲羽。下視知石也。却復射之。矢摧無迹。



夫射一也。所為射之心不同。故也。政具教存。而天下不聽。朝廷之上。朝言仁義。夕講禮樂。而天下紛爭。放肆。不為少止者。是射石之矢也。豈渡能有所動哉。夫制刑者。莫不欲天下之無犯也。堯舜垂衣拱手於上。而天下之人。象刑而不犯。張湯杜周。持小慧細密。以刺取人之罪。辜者。世未嘗無也。而犯刑者不止。夫垂衣拱手之於人。遷善遠罪也。宜緩於鞭笞。則劓者矣。然論其效。必先堯舜。繇此觀之。政事果足以治天下哉。等力雄厲。不自拘拘。方幅。葛端調。

文帝議

張未

余嘗愛漢文帝。以趙佗稱帝於南越。遣陸賈奉咫尺之書。馳一乘之傳。曰。今兩帝並立。而無一使之通。是爭也。未嘗怒其為帝。而佗心感竭誠。屈伏自痛。不須吏而去。其僭號。諺云。人之飲酒。勸之飲。愈不飲。禁之飲。愈飲。夫佗之帝也。必意漢惡其逼我。而矜張以伐之。夫如是。則是以日張於國人。而意亦且少申矣。今乃不然。漢天子視我為帝。漠然如未嘗有。則吾何以取重於國。退而視其黃屋左纛。非甚童駮。必且以為是果何用之物哉。冒而居之。且甚不安。夫行所不安。而求所無用。佗老賊。必不然也。幸賈之來。恨去之不亟耳。文帝之策。可謂得矣。其智可謂絕人矣。是合老子所謂不爭而善勝者也。吳王丕朝。賜以几杖。故卒文帝世。

文帝議一



不反孝文之術。每務出此。而賈生者乃欲以改正朔服色。盛言歲賂。匈奴為倒懸之勢。欲以動之。宜其以為兒子之論。而不信也。窺見至隱。葛端調。

敢言

張耒

漢王鳳以外戚輔政。殺王章。以杜天下能言之口。而梅福以南昌尉上書顯攻之。而不知唐文宗時。官人握禁兵。制天子樞密。使權過宰相。誰敢少忤其意。而劉蕡對策。肆言其惡。斥其篡弑廢立之罪。而明皇時。李林甫為相。幾二十年。固寵市權。愚瞽其君。內助楊氏之勢。外成祿山之亂。補闕杜璡嘗再上書論事。斥為下邳令。林甫以語動其。曰。立仗馬終日無聲。飲三品芻豆。一鳴則黜之矣。後雖欲不鳴得乎。繇是諫諍路絕矣。夫林甫之威。未慘於漢庭之外戚。唐文宗之官官也。而梅福劉蕡敢犯之。而林甫徒以區區。敗斥而天下之士震怖如畏虎狼。此其故何也。王鳳得政之初。帝失德未深。尤可與論。道理商成敗。而漢之公卿尤



有○賢○智○忠○義○之○士○也○文○宗○太○和○二○年○名○臣○在○朝○者○如○裴○度○李○絳○韋○處○厚○  
之○徒○猶○數○人○公○卿○侍○從○之○間○差○可○告○語○其○執○猶○足○以○持○典○刑○也○故○此○二○  
子○者○非○妄○發○恣○行○而○心○實○有○所○恃○也○若○林○甫○之○時○人○主○淫○昏○於○上○視○天○  
下○之○治○亂○如○秦○人○視○越○人○之○肥○瘠○不○可○與○言○矣○而○朝○廷○之○士○有○一○介○之○  
善○略○能○別○白○黑○者○林○甫○斥○逐○之○而○無○餘○矣○國○空○無○人○上○下○內○外○皆○從○君○  
於○昏○者○也○而○天○下○之○士○雖○欲○有○言○何○恃○以○救○其○禍○乎○此○人○之○所○甚○畏○也○  
嗚○呼○國○無○善○人○國○非○其○國○也○可○不○懼○哉○明○皇○嘗○論○李○林○甫○曰○此○子○姪○賢○

疾能無與為此

則其時人物可知也

善端調

